皇清經解續編

仁12
698
217

皇清經解續編卷九百七十五　南菁書院

學禮管釋十　當塗夏炘心伯著

釋君服

斬衰章諸侯爲天子傳曰天子至尊也經又曰君傳曰君至尊也注云天子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經又曰公士大夫之衆臣爲其君布帶繩屨傳曰公卿大夫室老（家相也）士（邑宰也）貴臣其餘皆衆臣也君謂有地者也經既出諸侯爲天子又復出君則此君兼諸侯以下言之注因下經公士大夫之衆臣爲其君布帶繩屨傳以君謂有地者釋之故於天子諸侯下補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而後經義始顯傳與注釋君皆不及士蓋公卿大夫或有采地或無采地有采地者父死子繼世守其地如

諸侯之傳國然謂之嗣君注云君嗣君也其臣或爲室老或爲邑宰如
諸侯之臣服事於諸侯故皆爲之斬衰其無采地者既無土可
傳但有室老而無邑宰不能比於有地之尊故臣不爲之斬衰
以尊未全乎君也至於士既無地又無臣故傳與注俱不數之
賈疏守士無臣之注而曰雖有地不得君稱不知無臣由於無
地豈有有地而無臣者爲士有地之說者不過見王制紀采邑
有元士視附庸及大夫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而已不知鄭注
王制明云殷制卽孟子元士視子男亦周初所沿殷制周禮載
師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畺
地注云家邑大夫之采地小都卿之采地大都公之采地此所
謂三等采地士安得有采地也春秋之侯國若魯季孫有費叔
孫有郈孟孫有郕晉國三家有韓趙魏皆卿大夫不見士有采
邑則士無地明矣至於有田則祭無田則薦此田謂圭田也殷
制大夫士圭田賜之則有不賜則無故王制云大夫士有田則
祭無田則薦周制卿以下必有圭田故孟子云惟士無田則亦
不祭此士泛言之謂爲士者不仕則無田無田則不得祭也上
文云諸侯耕助指藉田而言則士之田爲圭田可知至於孔仲
達禮記疏謂士有地者祭特牲無地者祭特豚又釋士喪禮有
薦新如朔奠謂有地之士皆曲說不足爲據敖繼公又謂公卿
大夫士有臣者皆謂之君彼徒見特牲記有私臣門東北面西
上士喪禮讀賵有主人之史以別乎公史故遂謂士亦有臣不
知鄭大射及司裘注皆云士無臣鄭豈未讀特牲記有私臣之

文乎蓋士之臣有二等一謂之有司鄭注士冠禮云有司羣吏有事者謂主人之吏所自辟除府史以下今時卒吏及假吏是也其餘簽人卦者宗人之類鄭皆以有司釋之是士以府史之類爲臣也一以子弟爲之左傳士有隸子弟服虔注士卑自以其子弟爲僕隸是也府史之類卽庶人在官者爲天子見檀弓疏諸侯見喪服齊衰三月爲大夫士無文斷不爲士服斬衰矣士之子弟各以親疏爲服亦不服斬衰可知蓋士卑無地雖有私臣之屬非有地之公卿大夫可比故曰士無臣凡左傳所云士臣皁皁語所云士臣陪乘皆借臣之名呼之非眞如公卿大夫有地者之臣也孔子於魯爲大夫然非孟仲季臧孫之比故以無臣而爲有臣責子路不僅致仕之大夫爲無臣也反覆核之益

釋爲人後者經記傳俱不言爲本生祖父母之服

爲人後者爲本生祖父母之服經記傳俱無一言及之於是或以爲不服或以爲宜服大功竊以爲皆非也經於後大宗者本親之服凡見四條不杖期章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大功章曰爲人後者爲其昆弟小功章曰爲人後者爲其姊妹適人者爲人後者爲其昆弟之長殤皆照本親之服降一等服之父母本三年也昆弟本期也適人之姊妹昆弟之長殤本大功也而小功以下不詳焉記於是補之曰爲人後者於兄弟降一等報父母且報之則昆弟以下不言報而報可知經不言小功以下之服記補之曰於兄弟降一等報則凡屬本親之小功者皆降

而緦麻而緦麻者亦以緦麻報之也不徒是也記言爲人後者於小功之兄弟降一等報經言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重莫重於父母疏莫疏於小功則自父母以下小功以上爲人後者於本親之服無不降一等無不報之亦可知矣祖父母非兄弟也假令祖父母亦降一等服大功則記必不僅補兄弟降一等之服矣經列降服自父母至昆弟記補降服只云小功則祖父母不在所降之中矣炘按父母降三年而服期則祖父母宜降期而服大功然曾孫爲曾祖父母宜服大功而傳曰不敢以己弟之服服至尊是以爲之齊衰三月女子子以出降爲父服期則宜爲祖父母服大功而傳曰何以期也不敢降其祖也出後之孫與出嫁之女孫同以此比校則仍當爲祖父母服期爲曾祖父以上服齊衰三月始協於禮亦且安於心記云爲人後者於兄弟降一等報可見兄弟之服不可以服至尊此不待煩言而解也通典載代人有出後大宗者還爲其祖父母周崔凱著議駁之以爲當服大功王彪之議張禫之爲親祖母服亦當大功皆考禮之未精也至於謂本生祖父母可以無服者尤爲不仁之甚祖父母之喪親父服斬衰三年親昆弟服期姊妹之出嫁在室亦俱服期而爲人後者晏然無服安乎不安於昆弟且服大功於姊妹之適人者及昆弟之長殤且服小功獨於本生祖父母不爲之服有是理乎竊以記文於兄弟降一等傳文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又出嫁之女孫爲祖父母服期於曾祖父母齊衰三月推之則必以期服祖父母以齊衰三月服曾祖父

母經傳記不言者不必言也奈何後世議禮者之紛紛也

釋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

其者指事之詞也又因彼之詞也隋劉子翊說　父母者已之所生也生子而復命之爲人後父母不敢私其小宗而以大宗爲重也人子之身父母之所生也父命之曰汝出爲大宗後以所後者爲父子不敢不稱之爲父也既命之爲大宗後稱大宗爲父即不得仍自居於父而以爲人後之子爲子也凡今世之爲人後者無不稱所後之父母爲父母而稱己所生之父母爲伯叔父母假而兩稱之爲父則所後之父必怫然怒而所生之父亦悄然不安以今準古知情理不相違耳然而他人目之則必曰某某者彼所後之父母也某某者彼所生之父母也斷不能沒其本生父母之名而概以伯父叔父載諸譜牒也然而子之自稱於兩父母之前不得統稱之爲父母而無所區別也經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準以指事之詞則其者即指爲人後者而言言爲人後者本生之父母也準以因彼之詞則其者因彼之已爲人後而遡溯其本生之父母也此皆他人之言立文一定之法聖經不得不如是以目之非教天下後世之爲人後者必稱所生之父母爲父母也宋英宗以濮安懿王之子入繼大統治平二年詔議合行典禮王珪等議濮王於仁宗爲兄於皇帝宜稱皇伯而不名歐陽文忠毅然非之集濮議四卷又設爲或問以發明其義滔滔數萬言皆以禮經爲其父母一語謂未嘗因降服而不稱父母而歐公被陰私之謗亦即於是激成之不徒

此也又越四百六十餘年而有明世宗興獻王大禮之議一時
張璁桂萼霍韜方獻夫諸人逢迎蠱惑一若歐公豫爲之聲援
者甚矣經術之不明其禍之酷烈竟至於此夫歐公本文章之
士於經術非其專家名臣言行錄引蘇氏談訓云公平生不甚
留意禮經嘗與祖父說濮議事自云修平生何嘗讀儀禮偶一
日至于弟書院中凡閱有之因取讀見爲人後者爲其父齊衰
杖期云云按經文作不杖期其言與修意合由是破諸異論是歐公以
平日未嘗深究之書輕自發論以冒不韙之名其文章未嘗不
工而其咎實自取之也善乎程子代彭思永草疏曰設如仁皇
在位濮王居藩陛下既爲家嗣復以親稱濮王則仁皇豈不震
怒濮王豈不側懼君臣兄弟立致釁隙其視陛下當何如也神

靈如在亦豈不然可謂不煩言而解矣而後人猶以稱伯爲禮
經所未見炘請仍以禮經證之經不杖期章世父母叔父母傳
曰世父叔父何以期也與尊者一體也然則昆弟之子何以亦
期也旁尊也不足以加尊焉故報之也經又云昆弟之子傳曰
何以期也報之也是爲人後者以不杖期服其親明明以世父
母叔父母待之矣父於支子服例降一等今報之以期又明明
以昆弟之子待之矣爲昆弟子服期爲報爲後大宗之子服期
亦爲報誰謂本生父母不可以伯叔父稱之哉惜當時議禮諸
臣未推及此特拈出以質世之精於考禮者

釋爲人後者

喪服屬文之法有但目所服之人不加一字而其義自見者如

斬衰章之父與君齊衰章之妻與昆弟適孫之類是也有所爲服與所服之人並列者如斬衰章之諸侯爲天子妻爲夫妾爲君齊衰章之出妻之子爲母大夫之適子爲妻之類是也有所爲服與所服之人詳載其異同者如斬衰章之女子子在室爲父子嫁反在父之室爲父三年齊衰章之父卒繼母嫁從爲之服報之類是也惟斬衰章之爲人後者四字但列所爲服之目不言所服者爲何人喪服一經中立文與衆經不同是以雷次宗疑闕爲所後之父五字又疑所後之父或早卒今所後其人不定或後祖父或後曾高祖故闕之皆非也公羊傳曰爲人後者爲之子既爲之子則所後父之斬衰不待言而明而所後父之九族及外親之服俱一一如其親生之子亦不待言而明是

以喪服經中無一言及所後父親屬之服也假而斬衰章曰爲人後者爲所後之父則齊衰期章必曰爲人後者所後之父在爲所後之母齊衰三年章又必曰爲人後者所後之父卒則爲所後之母其餘世父母叔父母昆弟等將有補之不勝補者矣此經之所以渾然可貴也假而所後之父不存則爲所後者之祖父母父母承重三年凡承重者皆然皆不見於經不必此處獨闕爲所後之父五字也作傳者恐經文太略學者不達經意遂增爲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之子若子二十二字已覺詞費然其義實簡而賅也所後者之曾祖父母也自曾祖以上之祖皆稱曾祖舉曾祖而無所不統矣所後者之妻則爲所後者之母也凡繼母出母及

或有慈母統此矣所後者妻之父母則爲所後者之外祖父母也舉外祖父母而祖父母不言可知矣所後者妻昆弟則爲所後者之昆弟而世父母叔父母及從母可知矣所後者妻昆弟之子則爲所後者內兄弟也舉內兄弟而昆弟之子可知矣所謂其義實簡而賅者此也顧氏炎武以祖字絕句又以昆弟昆弟之子非外親若子爲及子皆不如疏說之長

釋舊君

喪服齊衰三月章舊君之服凡三見一則爲舊君君之母妻傳曰爲舊君者孰謂也仕焉而已者也何以服齊衰三月也言與民同也君之母妻則小君也注云仕焉而已者謂老若有廢疾而致仕者也按大夫七十而致仕君有几杖之賜有安車之錫行役有婦人之隨教於閭里有父師之稱君臣恩義全始全終及君之薨也不爲斬衰之服而僅與民同齊衰三月焉先王制禮斷不如是之薄即廢疾之大夫君亦賜醫賜藥至不能任事而始不供厥職亦非國中之庶人可比齊衰三月似非所以盡其誠則注說之有害於名教匪淺也一則曰大夫在外其妻長子爲舊國君注云待放已去者傳曰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妻言與民同也長子言未去也注云妻雖從夫而出古者大夫不外娶婦人歸宗往來猶民也春秋傳曰大夫越境逆女非禮君臣有合離之義長子去可以無服按注以待放已去解在外義猶可通以婦人歸宗往來猶民解妻與民同則曲說郝氏經已辨之又謂妻從夫而出長子未去同服異義與經不合一則大夫

爲宗子下出舊君二字注云大夫待放已去者傳曰大夫爲舊君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大夫去君埽其宗廟按埽字是不字衍文埽作歸孟子疏引君不埽其宗廟謂糞埽其宗廟以待臣之歸也故服齊衰三月也言與民同也何大夫之謂乎言其以道去君而猶未絕也注云以道去君謂三諫不從待放於郊未去猶在本國經固不見此者言爵祿尚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妻子自若民也按待放於郊未去之文不甚融洽爵祿有列於義傳又明言大夫去似待放未去之文不甚融洽爵祿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曲禮上云去國三世乃久違之詞與待放未去義亦難通反覆考之鄭君之注不能無議竊意此章三舊君之服不必繁稱遠引即以論語孟子解之而條理極爲秩如論語稱令尹子文三仕無喜色三已無慍色皇侃疏已猶止黜也

三已即三黜也仕焉而已謂始仕焉而終退黜者也退黜之臣居於本國遭舊君之喪爲之斬衰則疑於在位之大夫是僭也苟不服焉於心何安故齊衰三月與民同也君之母妻舊日之小君也亦齊衰三月恩又深於民也若致仕之大夫實不可援此爲例故經不云大夫而但云爲舊君言已退黜不得稱大夫矣至於大夫在外即去國者也此去國之大夫即孟子所謂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者也其臣雖去而妻與長子在國猶有民之義焉故服齊衰三月妻言與民同長子言未去互文也此大夫雖去君未嘗退黜故稱大夫也其末章所謂舊君即孟子所謂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者也傳曰大夫去君埽其宗廟言大夫雖去君猶埽除其宗廟以

待若臣之歸也以道去君即論語所謂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也君婦其宗廟是君之恩猶餘於臣而君臣之義未絕此臣不可以大夫之斬衰服君爲之齊衰三月以退與本國之民同也至於妻子偕大夫而去則不爲舊君服與在國之妻子異矣言大夫者亦言此大夫未遭退黜故仍以大夫繫之此儀禮三舊君之別也

釋大功章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一節今注疏本錯簡

鄭康成以前馬季長等經注原文

經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

舊注云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者言大夫之妾爲此三人之服也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者妾自服其私親也

所按古者經傳注各自爲書不相連屬經自大夫之妾至姑姊妹二十七字必爲一節舊注因傳曰嫁者其嫁於大夫者也未嫁者成人而未嫁者也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皆解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者其爲世叔父母姑姊妹無傳故補曰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者妾自服其私親也康成所據之經注定是如此

鄭注原文

經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

鄭注曰下傳曰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指爲此也妾爲君之長子三年自爲其子期異於女君也士之妾爲君之衆子亦期

經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

鄭注曰舊讀合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者言大夫之妾爲此三人之服也下言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者謂妾自服其私親也此不辭卽實爲妾遂自服其私親當言其以見之齊衰三月章曰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曾祖父母經與此同足以見之矣傳所云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文爛在下爾女子子成人者有出道降旁親及將出者明當及時也

炘按下言云者注經家訓詁之詞傳斷無此文法也鄭引舊讀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一節言大夫之妾爲此三人之服說尙可通至於下言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者謂妾自服其私親此則不辭矣如果妾自服其私親當言爲其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以見之蓋上之庶子女子子明言爲君非其私親也則下之世叔父母姑姊妹非爲君之黨服乃爲其私親服不著其字人何以解於是知舊說之不辭矣不辭云者乃斥舊讀非斥傳也自後人謁下言以下二十一字爲傳文羣以康成此不辭句爲斥傳而妾生枝節者多矣

鄭氏改定經傳分屬本

經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　傳曰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

經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　傳曰嫁者其嫁於大夫者也未嫁者成人而未嫁者也

炘按鄭氏改定傳文分屬之本如是

今注疏本經注錯簡

經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　注下傳曰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指爲此也妾爲君之長子亦三年自爲其子期異於女君也士之妾爲君之衆子亦期

經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　注舊讀合大之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者言大夫之妾爲君之服也

傳曰嫁者其嫁於大夫者也未嫁者成人而未嫁者也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下言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者謂妾爲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者言其以見之齊衰三月章曰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曾祖父母經與此同足以見之矣傳所云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文爛在下爾女子子成人者有出道降旁親及將出者明當及時也

炘按注疏本以下言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者謂妾自服其私親也二十一字爲傳文而列鄭注此不辭於其下則鄭之此不辭三字是斥傳也不知鄭此注但斥舊讀並非斥傳賈疏云下言二字及者謂妾自服其私親也九字總十一字既非子夏自著又非舊讀者自安必是鄭君置之是賈作疏時已訛爲傳文即列注於傳

下矣賈以爲非子夏自著必是鄭君置之諦當之至但云非舊讀者自安又僅以下言二字及者謂妾自服其私親也十一字當之則不然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者謂妾自服其私親也十九字乃舊讀者自安下言二字乃鄭申說舊讀者之說謂女子子嫁者未嫁者之下言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者謂妾自服其私親也此則不辭不辭者謂不成話說也復申明何以斥爲不辭之故如果妾自服其私親當言其以見之始不與上爲君二字相混今既無其字明是合上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一與齊衰三月章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曾祖父母文法相同自賈疏不知此二十一字皆爲鄭君自置而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者謂妾自服其私親也十九字乃舊讀者自安轡輈詮釋於是後之人不復見廬山眞面矣至於鄭君之所以得舊讀之所以失另有文詳之

釋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

此一經馬季長輩舊讀合上文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爲一節其中又分爲二其一謂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子嫁者未嫁者皆大功其一謂大夫之妾自服其私親爲己之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亦皆大功鄭君破其下句云此不辭卽實爲妾遂自服其私親當言其以見之此鄭君擧經之精不惟精於經中之實義卽經中屬文之法一二虛字之有無亦擧之無有不精

者也歐陽公雖治古文而未窮經因喪服爲人後者爲其父母一語生出無數枝節致貽萬世不韙之名鄭氏明於經訓於經文少一其字斷斷不能蒙上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爲一節特改舊讀以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另爲一節然後經義憭然後之儒者反不能無疑亦辜負經師之苦心矣凡喪服中其字不苟下如爲人後者既以所後之大宗爲父母則於本生之父母昆弟必云其父母其昆弟以別之諸侯之公子大夫之庶子有嫡母在故於己所生之母必云其母以別之公妾大夫之妾有君大夫之嫡子庶子在故於己所生之子必云其子以別之公士大夫之衆臣有諸侯之君在其爲有采地之君必云其君以別之女子子在室爲父則不云其適人以後爲父母昆弟之爲父後者則亦言其以別之然婦人於私親即不云其猶無不可分別至於此經上文云爲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者是所服者君之黨也下既爲其私親必當云爲其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始不相混不然則所爲服者安知不混於君之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乎鄭既破舊讀又引齊衰三月章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曾祖父母以爲例以爲與彼經同一立文之法其孥經之精如此至於嫁與未嫁爲世叔父母姑姊妹同服大功者傳不云乎嫁者其嫁於大夫者也未嫁者成人而未嫁者也成人而未嫁亦即許宇大夫及笄而未行者也古者世族相爲昏姻配大夫之女子子其父亦必大夫矣大夫爲旁親降一等此七人者皆降期而爲大功父所不服子亦

不敢服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娶婦故注以明當及時解之其逆降之說不必泥焉可也朱子始疑此傳當從舊讀後亦斷從鄭君然則紫陽固深以北海爲不謬也

釋羞出自東房

鄉飲酒義曰羞出自東方鄭注云燕私可以自專也鄉飲酒坐燕節云乃羞鄭注云羞進也所進者狗胾醢也是鄭以鄉飲酒義之羞專屬坐燕之庶羞竊以爲此羞兼有脯醢之薦在內不僅庶羞也分而言之則羞屬內羞（穀物）庶羞（牲物）統而言之則羞字所該甚廣周禮太宰羞服之式注云羞飲食之物也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注云羞有滋味者大司徒羞其辟注云羞進也進所辟解骨體小子羞羊辟（四體）羊殺二十一體（四體）豕豆（庶羞）司士羞俎豆有

司徹羊豕清羊豕燔皆謂之羞則羞不止於內羞庶羞鄉飲記薦脯五挺橫祭于其上出自左房鄉射記薦脯用籩五牷祭半牷橫于上醢以豆出自東房然則鄉飲之薦出自東房明矣古人薦羞每連言庖人以共王之膳與其薦羞之物注云備品物曰薦致滋味曰羞籩人凡祭祀共其籩薦羞之實注云薦羞皆進也未食未飲曰薦既食既飲曰羞則言羞似可以該薦況羞之在房僅見於有司徹曰宰夫羞房中之羞司士羞庶羞而薦之出自東房自鄉飲酒記文而外見於十七篇者不一而足士冠禮始加醮用脯醢注云凡薦出自東房疏云醴尊在房脯醢出自東房酒尊在堂脯醢亦出自東房鄉飲酒鄉射特牲少牢薦者皆出自東房故云凡以該之其實疏所言尚不止此如公

食大夫禮宰夫自東房授醢醬有司徹主人獻尸主婦自東房薦韭菹醢又主人獻長賓宰夫自東房薦胾醢此皆薦之出自東房者也薦用於獻酬正禮庶羞僅用於坐燕舉羞而薦在其中似不當略薦而專屬之庶羞也

釋乘馬

古之車衡下駕馬二謂之服馬兩旁各一謂之驂馬合服驂四馬爲乘因之凡四皆曰乘所謂乘壺酒乘矢是也四馬之制天子諸侯大夫皆同惟士二馬而已周禮校人掌王馬之政皆以四起數康王之誥諸侯見天子皆布乘黃朱是天子用四馬也聘禮覿主君總乘馬齊景公之富以千駟稱是諸侯用四馬也皇華出使六轡四牡見於小雅是大夫用四馬也既夕禮公賵

元纁束兩馬又薦馬交轡閑人夾牽之一人牽二馬故注云駕車之馬二疋孔子未仕魯之先將適周昭公與之一乘車兩馬是士用二馬也然朝覲會同征伐有事出疆則亦用四馬詩歌所詠未聞二馬之制其中豈必無士乎至於易孟京春秋公羊說所云駕六之制自古蓋已有之然或用以備法駕之威儀或用以致行遠之馳騁尋常實不用之逸周書王會解云其西天子車立馬乘六青夫曰立馬則陳而不驅此用之以備威儀者也莊子逸篇云金鐵蒙以大縲載六驥之上則致千里荀子議兵篇云六馬不和則造父不能以致遠此皆用之以行遠地者也秦漢以後始以駕六爲天子之常制史記曰秦始皇以水數制乘六馬故二世云人生世間譬如驟六驂過決隙也王度記

云天子駕六白虎通云天子之馬六者示有事於天地四方也蔡邕獨斷云法駕上所乘曰金根車駕六馬張衡西京賦云天子乃駕雕軫六駿駿東京賦云六元虯之奕奕揚雄甘泉賦云駟蒼螭兮六素虯漢制之可考者歷歷如此他如五子之歌如朽索之馭六馬荀子修身篇昔者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皆形容譬況之詞舉其多者言之或引以為天子駕六之證則膠柱而鼓瑟矣

釋鸞和

鸞和皆以金為鈴車行則交鳴相應君子聽之以平其心不僅見御之良也和在軾無異說惟大戴禮則以為鸞在衡保傅篇曰在衡為鸞在軾為和馬動而鸞鳴鸞鳴而和應白虎通崔豹古今注司馬氏輿服志輿之同白虎通曰和設軾者也鸞設衡者也古今注曰鸞也輿服志曰乘輿鸞雀立衡毛公詩傳則以為鸞在鑣蓼蕭傳曰在軾經解注引內傳曰和在鑣曰鸞在軾韓詩內傳與之同經解注引內傳曰鸞在鑣和在軾前考轅前橫木縛軛以駕馬者謂之衡衡下駕兩馬謂之服馬如鸞在衡則兩服馬僅四鸞不得有八鸞孔沖遠左傳正義言之最明桓二年正義曰按考工記輪崇車廣衡長參如一則衡之所容唯兩服馬耳詩每言八鸞當謂馬有二鸞鸞若在衡衡唯兩馬安得置八鸞乎以此知鸞必在鑣也說文鑣馬銜也銜馬勒口中也以金橫貫馬之口中其兩旁外出者繫之以鈴曰鸞一馬二鸞四馬則八鸞矣鄭康成注禮用大戴說故周禮大馭及禮記玉藻經解諸注俱以在衡解和及箋毛詩至秦風駟鐵轡車鸞鑣則曰置鸞於鑣異於乘車因周禮諸注皆言乘車此田獵之車置鸞於鑣不置於衡故云異也蓋幹旋周禮禮記之注而

已稍參疑義矣及至蓼蕭和鸞雝雝毛傳曰在鸞曰鑣鄭已知毛傳之確即不復易之終至商頌烈祖之八鸞鶬鶬遂箋之曰鸞在鑣四馬則八鸞於是乎一宗毛公之傳矣疏不明鄭君禮注詩箋先後不同之故或謂鄭以田車鸞在鑣乘車鸞在衡調停戴毛之說又謂鄭以經無正文且殷周或異故兩其說皆非也

仁和葉維幹上海范本禮校

學禮管釋十一

釋社稷同壇

南菁書院

當塗夏炘心伯著

社稷皆祀土神也土爰稼穡社與稷不能分而爲二言稷必兼言社言社不必言稷而稷在其中鄭氏所謂稷者社之細是也社稷共祀於一壇其配以句龍與棄歷攷經傳灼然可見其立於庫門內者曰大社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白虎通社稷在中門之外外門之內何尊而親之與先祖同則大社有稷明矣然攷工記匠人營國左祖右社祭法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郊特牲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俱不言稷是大社言社而稷在其中也其立於藉田者曰王社周頌載芟序曰春

藉田而祈社稷則王社有稷明矣然祭法王自爲立社曰王社
封人掌設王之社壝亦不言稷是王社言社而稷在其中也其
勝國之社曰亳社喪祝掌勝國邑之社稷之祝號土師若祭勝
國之社稷則爲之尸則亳社有稷明矣然媒氏凡男女之陰訟
聽之於勝國之社郊特牲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薄社北
牖使陰明也春秋哀四年六月辛丑亳社災亦俱不言稷是亳
社言社而稷在其中也其出軍奉主以從曰軍社春秋定四年
左傳子魚曰祝社稷之常隸也社稷不動祝不出竟古之制也
若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於是乎出竟則軍社有稷明矣
然小宗伯若大師則帥有司而立軍社大師設軍社量人
量軍社之所里亦俱不言稷是軍社言社而稷在其中也諸侯

之國社侯社亳社軍社與天子同至於大夫以下成羣所立之
置社專爲春秋祈年報功而設其無不有稷明矣陳氏祥道史
氏浩鄭氏鍔諸儒謂王社侯社無稷者非也勝國社軍社無取
於稷何且有稷其王社侯社之必有稷益明社稷其爲一壇封
土樹木不聞稷別有壇遶周書作雒篇諸侯受命於周乃建大
社於國中其壝東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驪土中央覆以黃土
將建諸侯鑿取其方一面之土歸以黃土苴以白茅以爲社之
封故曰受列土於周室白虎通引春秋傳曰天子有大社焉東
方青色南方赤色西方白色北方黑色上冒以黃土故將封東
方諸侯青土苴以白茅何書孔疏引韓詩外傳云天子大社廣
五丈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冒以黃土將封諸侯各

取其方色土苴以白茅以爲封明有土謹敬潔清也合諸書之所紀載只有社壇並無稷壇則社稷同壇明矣周禮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壝封人掌設王之社壝又曰凡封國設其社稷之壝鄭注云壝謂壇及堳埒也不言稷者稷社之細也合周禮諸文觀之社稷統言設壝不別言稷鄭氏以稷爲社之細疏云案孝經緯社是五土總神稷是原隰之神原隰卽是五土之一舉社則稷從之是社稷同壇益昭昭察矣自王莽官社之外復增官稷光武州治之社無稷而後世遂社稷分壇失古義矣

釋社主

古人祭祀惟宗廟有主說文宝宗廟宝祏也祏宗廟主也从宀主聲宀者交覆深屋廟之象也主藏於廟故宝必从宀寫者省宀作主經典遂通用主字而主之必爲宗廟有者其義晦矣宗廟以外天神地示百神皆無主雖明堂享帝與宗廟畧同然明堂究非上帝之廟故明堂亦無主社稷壇而不屋獨有主者爲行軍設也周禮小宗伯若大師則帥有司而立軍社奉主車注云有軍社遷主曰祖春秋傳曰軍行被社釁鼓祝奉以從曾子問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於齊車言必有尊也書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以上注文左氏春秋襄二十五年傳鄭子產伐陳入之陳侯免擁社以待於朝注云免喪服擁社抱社主示服是社之有主惟軍社有之主不露立其主必不在社或臨時爲之或別藏他所有軍事則奉之以行後世以石作主樹於社壇之

上薶其半而露其頂非古制也至於社必有木謂之田主不過藉以依神如後世神樹之類朱子說非主也

釋廟位昭穆

廟位之昭穆莫不善於元敖氏之說莫善於晉孫氏之說而唐之賈疏雖於每門每曲之經未之有違而父子祖孫齊等竝列尊卑之分當不其然是以朱子卒舍賈疏而從孫說也敖氏曰諸侯三門庫雉路則庫門爲大門左宗廟右社稷入大門東行而至廟此每門指閭門與廟之中門而言也諸侯有五廟太祖之廟最東高祖以下之廟以次而西廟各有大門有中門有廟門中門外西邊皆有南北隔牆牆中央通閭門故入諸侯之廟必有每門也每門揖者主人至每門則揖而先入也每曲揖者

於曲則必揖而折行也天子之廟各有五門與其寢同是諸侯亦有三門也炘按敖氏以五廟自西而東昭穆不分又每廟皆有五門三門則天子九廟占四十五門之地諸侯七廟占二十一門之地其爲制不太侈乎賈氏曰諸侯有五廟太祖居中二昭居東二穆居西廟皆別門門外兩邊皆有南北隔牆隔牆中夾通門若然祖廟以西隔牆有三則閭門亦有三東行經三門乃至太祖廟門中則相遍入門則相遠是以每門皆有曲有曲即相揖故每曲揖也炘按賈疏以東西分昭穆又與每門每曲之經合是以朱子始亦從之然以太祖之尊而南面之廟與子孫並列又三昭二穆父子祖孫不分差等廟皆南向與並坐之橫肱相似先王立廟之制豈其然哉惟孫毓之說曰

宗廟之制外爲都宮內各有寢廟別有門垣太祖在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其說在唐以前必遠有師承爲漢魏經師之遺說炘按禮莫大於定尊卑太祖至尊也祫祭之位太祖在室則東向羣昭在左以次而東列北牖下羣穆在右以次而東列南牖下未聞太祖與昭穆並列於室也其朝踐於堂之時太祖之尸戶西南面其主在右昭在東穆在西以次而南相對坐主各在其右未聞太祖與昭穆並列於堂也以祫祭時室與堂上之位觀之而知太祖廟在北左昭右穆廟以次而南之說爲確不可易矣不獨此也祖孫隔代故昭可以與昭齒穆可以與穆齒父子同代故父不可以與子齒子不可以與父齒如賈氏之說昭穆之廟並列是父子齊等也而可乎且夫太祖者百世之祖而亦百世之君也禮天子外朝之位王獨立庫門外南面公侯伯子男以次而南東面孤卿大夫士亦以次而南西面三公北面諸侯治朝之位君獨立於宁南面卿以次而南西面羣士亦以次而南東面大夫北面以朝例廟太祖廟在北昭廟穆廟以次而南彰彰矣至江氏永謂如孫毓之說則不得有每門每曲揖尤爲鹵莽之甚者夫庫門內之東閭門及都宮之門非每門乎自庫門內曲而東至都宮之門當太祖之廟又曲而北非每曲乎朱子於孫氏之說始雖游移未決終則堅信不疑茲輯數條於左以明大儒之說經其擇善以從者皆無所苟而已矣

通解聘禮每門每曲節下孔疏後

今按江都集禮廟制諸侯立廟宜在中門外之左古者宗廟之

制外爲都宮內各有寢廟別有門垣太祖在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與此疏之說不同未知孰是

炘按通解雖主孫毓之說尙作疑詞

儀禮釋宮

周官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宮南鄉而廟居左則廟在寢東也寢廟之大門一曰外門其北蓋直寢故士喪禮注以寢門爲內門中門凡餽入外門其鄉廟也皆曲而東行又曲而北案士冠禮賓立於外門之外主人迎賓入每曲揖至於廟門注云入外門將東曲揖直廟將北曲又揖是也又案聘禮公迎賓於大門內每門每曲揖及廟門賈氏曰諸侯五廟太祖之廟居中二昭居東二穆居西每廟之前兩旁有隔牆牆皆有閤門諸侯受聘於太祖廟太祖廟以西隔牆有三大門東行至太祖廟凡經三閤門故曰每門也大夫三廟其牆與門亦然故賓問大夫大夫迎賓入亦每門每曲揖乃及廟門其說當攷大夫士之門唯外門內門而已諸侯則三天子則五庠序則唯有一門鄉飲酒鄉射主人迎賓於門外入門即三揖至階是也

炘按朱子著通解時雖以孫毓之說爲是而尙作疑詞故釋宮全列賈疏而曰其說當攷似釋宮非李寶之作即曰寶之作釋宮就質於朱子故入朱子文集此其說當攷四字必朱子評注之語後人誤入寶之正文中未可知也

中庸或問

昭爲向明何也曰此不可以空言曉也今且假諸侯之廟以明之蓋周禮建國之神位左宗廟則五廟皆在公宮之東南矣其制則孫毓以爲外爲都宮太祖在北二昭二穆以次而南是也蓋太祖始封之君居之昭之北廟二世之君居之穆之北廟三世之君居之昭之南廟四世之君居之穆之南廟五世之君居之之廟皆南鄉各有門堂寢室而牆宇四圍焉

董鉄丙辰以後錄

孫毓云外爲都宮太祖在北二昭二穆以次而南出江都集禮向作或問時未見此書只以意料後來始見乃知學不可以不博也

炘按淳熙己酉朱子年六十歲序中庸章句有云別爲或問以附其後則或間成於己酉以前其時尚未見孫毓之說及歲丙辰朱子六十七歲矣據董鉄所錄則今或間之說已酉以後所修改也

禘祫議并圖

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六夫士降殺以兩其制皆在中門之左外爲都宮內各有廟寢廟別有門垣太祖在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原注晉博士孫毓說

韋元成等五廟圖

北太祖　昭　昭　穆　穆

韋元成等周廟圖

北太祖　昭武世室　昭　昭

穆文世室　穆　穆

炘按禘祫議及圖一宗孫毓說當是已酉以後所作

黃剛義錄

林安卿問中庸二昭二穆以次向南如何曰太祖居中坐北面向南昭穆以次而出向南某人之說如此乃是如疏中謂太祖居中昭穆左右分去別作一排若天子七廟恐太長閣

炘按某人即指孫毓七廟已太長閣若加文武世室而爲九廟其長閣不更甚乎益見孫說之善也

釋冕旂

旂說文作旜垂五色飾也周禮弁師作旂說文有游旌之流也無旂旂

即游也蓋省水爲之玉藻作旒俗字耳旂垂於冕之前所以蔽明玉藻言前後邃延未嘗云前後垂旂也大戴禮子張問入官篇云故古者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黈纊塞耳所以弇聰也東方朔答客難云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黈纊充耳所以塞聰白虎通云冕所以垂旒者示不視邪纊塞耳示不聽讒禮緯亦云旒垂目纊塞耳王者示不聽讒不視非合此數文觀之則冕之有前旂無後旂可知也漢時尚書大小夏侯說冕唯前有旂歐陽說冕前後皆有旂孝明帝永平二年詔有司采周官禮記尚書皋陶篇乘輿從歐陽說冕前後皆有旂三公諸侯從大小夏侯說冕皆有前旂無後旂炘案大小夏侯說是也後高前低如水流下故垂旂之旂說

文作璧取義於水之流故從玉從流諧聲而兼會意若後亦有
斿果何所取義乎天子十有二斿當用玉百四十有四加以後
斿則當用玉二百八十有八不太重乎且周禮明云五采繅十
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若有後斿則當云五采繅二十有四
就皆五采玉二十有四矣以經證經鑿鑿可據鄭康成亦主歐
陽說其注弁師云此爲衮衣之冕十二斿則用玉二百八十八
鷩衣之冕繅九斿用玉二百一十六毳衣之冕七斿用玉百六
十八希衣之冕五斿用玉百二十元衣之冕三斿用玉七十二
較經文加一倍計之顯與經背何可從也

釋爵弁韋弁

劉熙陳祥道鄭鍔易祓諸儒合韋弁於爵弁以爲一弁而異名
非也韋弁異於爵弁者甚多爵弁似冕其制平以木爲體長廣
與冕同長尺六寸廣八寸異於冕者冕有斿爵弁無斿冕版上衣以元
下衣以纁爵弁之布似爵頭色通版之上下衣之若韋弁之制
尖其體不用版下圓上銳與皮弁相似晉志所謂韋弁制似皮
弁頂上尖是也異者一爵弁以三十升布爲之韋弁以韋爲之
異者二爵弁之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或謂之緅見士冠禮注
緇若以纁入黑則爲紺以紺入疏云七入爲
云赤而微黑爵頭赤多黑少故
染纁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
緅緅今禮俗文作爵言如爵頭
鄭注所謂以韎韋爲弁晉志所謂韋弁韎草染之色如淺絳是
也異者三冕以朱綠貫玉爲飾垂於前延謂之斿爵弁無斿則
無玉飾韋弁如皮弁會皆有玉璂璂數與玉采各以其等弁師

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韋弁皮弁弁絰各以其等爲之注云韋弁皮弁則侯伯瑉飾七子男瑉飾五玉亦三采孤則瑉飾四三命之卿瑉飾三再命之大夫瑉飾二玉亦二采是也異者四爵弁之衣以緅爲之其色元詩緅衣其紾傳云緅衣祭服也疏云士冠禮有爵弁服純衣與此相當士冠禮純衣注云純衣緅衣也餘衣皆用布惟冕與爵弁服用緅雜記皆爵弁純衣疏云純衣者緅衣元衣纁裳是也若韋弁之衣則合韋爲之其色似絳司服凡兵事韋弁服鄭注所謂以韎韋爲弁又以爲衣裳是也異者五爵弁殊衣裳元衣纁裳若韋弁則有連衣裳爲之者左傳晉郤至衣韎韋之跗注賈服等訓跗爲足跗注爲屬跗注者袴而屬於跗是也異者六爵弁爲孤卿祭於已及士助祭於公

之吉服韋弁爲兵事之軍服又爲聘禮歸饔餼之服異者七爵弁士得服之韋弁非大夫不得服任大椿說詳弁服釋例異者八爵弁次於冕韋弁尊於皮弁任大椿說詳弁服釋例異者九然則韋弁之非爵弁審矣難者曰司服一職何以有韋弁而無爵弁也曰司服一職自天子達於下隆殺等差一一順而數之五冕以及韋弁皮弁冠弁皆天子之所服故在所不遺天子無爵弁服諸侯始免喪服爵弁惟天子之卿大夫及諸侯之孤祭於已服之士祭於公亦服之此司服所以無文也爵弁之外又有素爵弁不爵頭色而用素又加環絰於其上其服錫衰緦衰疑衰司服謂之弁絰服弁師職云王之弁絰弁而加環絰又云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韋弁皮弁弁絰各以其等爲之是也其制雖如爵弁實非爵弁故謂

之弁經若爵弁者天子不服之司服不得而列之也難者又曰書與冠禮雜記何以但言爵弁而不言韋弁也曰冠禮三加皆禮服書顧命所服皆新天子即位之吉服雜記之襚也復也襲也亦皆以禮服送死者之終若韋弁乃兵服於諸禮無涉故不言之也明乎此而韋弁之斷非爵弁昭昭矣

釋韋弁皮弁

荀子富國篇云士皮弁大畧篇又云士韋弁蓋以韋弁與皮弁通稱周禮弁師疏禮記王制疏昭十二年左傳疏亦皆以皮弁爲韋弁之通稱而司服韋弁皮弁判然各二蓋有毛者謂之皮無毛者謂之韋此皮與韋之別也古者以皮帛爲摯又以皮爲庭實帛取元纁之文皮取毛色之文皮之有文者莫過於虎豹與鹿狐鞹之皮帛虎豹之皮也鄭大宗伯注云皮帛者束帛而表以皮爲之飾皮虎豹皮也皆禮納徵之庭實鹿皮也鄭皆禮儷皮注云儷兩皮爲庭實皮鹿皮聘禮行享之庭實亦虎豹之皮也鄭注聘禮云皮虎豹之皮皆禮記云納徵鞹皮攝之內文又云賓致命釋外足見文聘禮云庭實皮則攝之毛在內即皆禮之內文又云升致命張皮即皆禮之外是見文此皆有毛者謂之皮也皮弁亦以鹿皮之淺毛者爲之三禮舊圖云以鹿皮淺毛黃白色者爲之高尺二寸晉志云皮弁以鹿皮淺毛黃白者爲之　故書顧命四人綦弁傳云綦皮弁　此弁名皮之取義也韋說文云韋相背也从舛口聲獸皮之韋可以束柱戾相韋背故借以爲皮韋說文又云獸皮治去其毛曰革韻會云皮熟曰韋生曰革呂氏曰革者去毛而未爲韋者也曲禮云孔疏云韋熟皮聘禮賈疏云去毛熟治曰韋

此無毛者謂之韋也惟其去毛而熟治故可以茅蒐染之製以爲弁曰韋弁此弁名韋之取義也雖散文則通而古人命名之精其分別不苟如此

釋狐裘黃衣以裼之

論語黃衣狐裘孔氏詩正義以爲韋弁之服近凌氏廷堪著說申其義以爲論語所記者元端皮弁韋弁三正服竊以爲非也韋弁染韎爲之其色似絳遍檢經傳無有以黃衣狐裘爲韋弁服者孔氏偶爾傳會而淩氏據以易先儒之舊解可乎玉藻狐裘黃衣以裼之鄭注云黃衣大蜡時臘先祖之服也孔子曰黃衣狐裘邢叔明論語疏一本鄭氏之義而推闡之以郊特牲皮弁素服而祭爲大蜡之服以黃冠而祭息田夫謂既蜡臘先祖

五祀之服可謂的確不易矣禮運昔者仲尼與於蜡賓注云蜡者索也歲十二月合祭萬物而索饗之亦祭宗廟孔子仕魯在助祭之中是黃衣狐裘與上縞衣朝服素衣視朔服皆孔子實事非泛記禮服若韋弁屬兵事孔子仕魯未嘗與鄰國交戰夾谷乃衣裘之會何韋弁之有哉

此釋既畢越一年檢亡友胡竹村農部研六室文集有與洪起凡論羔羊疏書引汪衡齋先師之說謂羔羊疏黃衣二字衍文農部申明之曰疏不引論語而引左傳以證兵事用狐裘及貍製似疏本無黃衣二字且他處孔疏亦無兵事黃衣之說其爲傳寫誤衍明矣附識於此

釋褖襲

裼襲之制鄭北海賈洛洲言之甚明裘之上有裼衣裼之上有朝祭服孔沖遠謂裼上有襲衣襲衣上有朝祭服非也袒朝祭服而露裼衣謂之裼斂裼衣而復朝祭服謂之襲說文裼袒也謂袒上服而見裼衣也襲合也見小爾雅揜也見逸周書無襲門戶注謂合上服而掩覆之也自郝仲輿謂裘上裼衣卽是朝祭服萬充宗主之而近世蔡氏德晉力申其說不思禮明云狐青裘元綃衣以裼之不聞六冕之祭服名元綃也麑裘絞衣以裼之不聞朝服名綃也若如所云則論語緇衣羔裘當作元端羔裘素衣麑裘當作皮弁麑裘其可通乎其不可通乎玉藻曰裘之裼也見美也服之襲也充注猶覆也以著美服之必襲所以覆美周禮朝祭正服皆曰服如冕服爵弁服皮弁服冠弁服之類裘而曰裼則襲上有裼衣襲而曰服則襲衣卽正服以經證經益知鄭注之確也至所以裼之制經無明文鄭氏以袒例之極是何者袒而見肉謂之袒袒而見裼衣謂之裼分言則別通言則裼亦可曰袒故說文裼袒裘袒裼也二字爲互訓士喪禮主人左袒扱插諸面之右以左袂插諸面之右衿大射亦云左袒故鄭注聘禮云凡襢裼者左以襢例裼確不可易乃蔡氏德晉謂袒有左右裼無左右創爲捲左右袖謂之裼與喪禮大射之袒左袖者不同於經傳皆未之有徵其不可據明矣

釋袒 肉袒 袒裼

袒蒨有衣曰裼袒而無衣曰袒聘禮詳言裼喪射禮詳言袒覲

禮鄉特牲左傳言肉袒詩爾雅內則孟子言袒裼雖有輕重之別其爲無衣則一也袒裼肉袒之袒說文作膻解字曰檀肉膻也引詩作膻裼暴虎是袒之正字作膻今作襢袒者叚借字也士喪禮襲尸節主人左袒扱諸面之右至飯含畢襲反位自是小斂訖袒奉尸俟於堂襲將大斂袒斂於棺卒塗襲將葬啟殯袒朝於禰襲載柩袒卒束襲將祖祖既祖襲柩行袒出宮襲將窆屬引袒窆訖襲皆孝子勞縪之事袒襲相因又君視斂君賜皆袒畢事襲皆孝子敬君之事亦袒襲相因故曰有所袒有所襲哀之節也注疏皆不言袒爲何袒而或以爲不肉袒非也孝子以罪人自處焉有被髮徒跣而不肉袒者乎凡喪禮之袒皆出左臂見肉豈惟孝子雖五服之袒免皆肉袒也射禮多言袒決拾著於臂所以遂弦不肉袒不能見臂故鄉射記云君在大夫射則肉袒注云不袒纁襦厭於君又云大夫與士射袒纁襦注云不肉袒殊於耦是鄉射大射自君袒朱襦大夫袒纁襦以外皆肉袒也此所謂袒而無衣謂之袒也其尤重者則謂之肉袒覲禮行覲享畢侯氏右肉袒於廟門之東注云右肉袒者刑宜施於右也凡以禮事者左袒郊特牲君肉袒親割敬之至也左傳鄭伯肉袒牽羊以禮論之鄭伯之肉袒當與侯氏之右肉袒同君親割牲之肉袒則左袒也至於詩言襢裼暴虎爾雅釋訓曰襢裼肉袒也李巡云脫衣見體曰肉襢孫炎云襢去裼衣孟子曰袒裼裸裎於我側肉則曰不有敬事不敢袒裼皆謂肉袒也此肉袒當是兩袖俱袒孟子之袒裼謂去袖見臂裸裎

則全體皆袒即今之赤膊暴虎之禮裼亦謂袒兩袖爲之故又曰暴虎徒搏也內則之袒裼猶淯于髡云親有嚴客卷褲鞠膝張敖之於漢高祖朝夕袒韝徐廣曰韝者臂捍按袒臂見肉恐其太褻以韝著臂蔽之自上食禮甚卑有子壻禮是也此皆盡敬於尊長故曰不有敬事不敢袒裼也袒與肉袒及袒裼之可攷者如此

釋九族

九族者斷以高祖至元孫凡九爲不易之解今人必欲伸異姓有屬者之說求之於經實未之見也五經異義曰今禮戴尙書歐陽夏侯等說云九族乃異姓有親屬者父族四五屬之內爲一族父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己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己之女子子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母族三母之父姓爲一族母之母姓爲一族母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妻族二妻之父姓爲一族妻之母姓爲一族古尙書說九族者從高祖至元孫凡九皆同姓謹案緦麻三月以上服恩之所及禮爲妻父母有服明在九族中九族不得但施於同姓鄭康成駁之曰元之聞也婦人歸宗女子雖適人字猶繫姓明不與父兄爲異姓其子則然案則然乃不然之譌其子不然者謂女子適人者之子卽與女子之父兄爲異姓也昏禮請期辭曰惟是三族之不虞欲及今三族未有不億度之事而迎婦也如此所云三族不當有異姓異姓其服皆緦麻禮雜記下緦麻之服不禁嫁女娶婦是爲異姓不在族中明矣周禮小宗伯掌三族之別喪服小記說族之義曰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以此言之知高祖至元孫昭昭察矣白虎通說九族

與今文家同馬融說九族與古文家同孔安國尚書傳亦宗鄭義與古文家同自後諸儒俱以鄭義爲允近易疇程氏著喪服文足徵記獨伸今文之說引白虎通於前而案之曰此釋九族與喪服通一無二喪服自斬衰三年上殺之至於齊衰三月自齊衰期服下殺之至於緦麻又旁殺之亦至於緦麻非所謂父之姓爲一族乎喪服姑之子緦麻非所謂父女昆弟適人有子爲三族乎喪服外孫緦麻非所謂身女昆弟適人有子爲四族乎喪服爲外祖父母小功非所謂母之父母爲一族乎喪服舅與舅之子皆緦麻非所謂母之昆弟爲二族乎喪服從母小功從母之子緦麻非所謂母之女昆弟爲三族乎喪服妻之父母皆緦麻非所

謂妻之父爲一族妻之母爲二族乎炘按程說非也遍檢經傳言族皆指同姓無指異姓者大傳云同姓從宗合族屬異姓主名治際會是異姓之不爲族審矣爾雅釋親先宗族次母黨次妻黨是母妻之親但稱黨不稱族審矣大傳曰上治祖禰尊尊也下治子孫親親也旁治昆弟合族以食序以昭穆喪服小記云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鄭注云已上親父下親子三也以父親祖以子親孫五也以祖親高祖以孫親元孫九也大傳小記相爲表裏九族之中何緣有異姓之親乎周禮大宰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五曰宗以族得民大宗伯以嘉禮親萬民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小宗伯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疏注云三族謂父子孫人屬之正名大司徒以本俗

六安萬民二曰族墳墓小司寇以八辟麗邦灋一曰議親之辟凡王之同族有罪不即市是凡周禮所謂族者不參異姓也儀禮士昏禮記惟是三族之不虞注云三族謂父昆弟己昆弟子昆弟士喪禮族長莅卜注云族長有司掌族人親疏者喪服緦麻章族曾祖父母族父母族昆弟是凡儀禮所謂族者不參異姓也詩麟之趾振振公族傳云公族公屬黃鳥復我邦族與下二章諸父諸兄並詠則首章統言之次三章分言之是凡詩所謂族者不參異姓也內則曰不敢以富貴加於父兄宗族文王世子曰庶子之正於公族者又曰若公與族燕則異姓爲賓又族食世降一等又曰公族其有死罪則磬於甸人大傳曰君有合族之道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位也又曰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仲尼燕居曰故三族和也注云三族父子孫大戴記曾子制言篇曰族人之讎不與聚鄰注云族人謂絕屬者是凡小大戴記所謂族者不參異姓也僖二十四年左傳云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於成周宣二年傳云晉驪姬之亂詛無畜羣公子自是晉無公族文七年傳云宋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周語王御不參一族注云一族一父子是凡內外傳所謂族者不參異姓也然則古尚書家及白虎通說以母妻之黨充九族之數許祭酒主之於前程徵君伸之於後其不然乎其不然乎

皇清經解續編卷九百七十六終

仁和葉維幹上海范本禮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九百七十七　南菁書院

學禮管釋十二　當塗夏炘心伯著

釋周禮時月

向治尚書春秋雖不喜蔡九峯商人不改月胡文定夏時冠周月之論亦不喜劉質夫改月不改時之說及讀周禮凡時皆從夏正月皆從周正一似周實改月不改時者細繹其故古人箸書各有體例尚書春秋實爲史書春秋主于編年歲時月日皆具是爲編年之體尚書主於記言不主年月閒有存者麤具梗槩而已是爲記言之體然其稟時王正朔則一也周禮六典是爲禮書禮非周公獨造皆淵源唐虞二代朝覲祭祀田獵稼穡之類古人悉以建寅起數唐虞亦首寅月觀殷仲春殷仲

夏及歲二月東巡狩之次可變從周時即爲不順且六官之
兄鄭氏以爲建子丑者非也變從周時即爲不順且六官之
制傳之久遠鄭氏謂堯天官爲稷冬官　四時命官悉從寅正
全書體例于斯定矣至于建子爲時王之制故特稱子月爲
正月于月之朝爲正月吉日以別建寅之月或執書與春秋
繩之是猶瞽者談色聾者議聲終無當焉正月正歲先儒辨
之已審而時從夏正月從周正或未剖析是以表而出之如
左以爲治周禮者一助且以明夏數得天周人並不廢之夫
子言顏淵以行夏之時即是此意而說春秋者不得援以爲
改月不改時之證也

正月之吉太宰　大司徒　鄉大夫　州長　大司馬　大司
寇　布憲

右正月之吉七皆建子月也子爲正月則丑爲二月寅爲
三月明矣

月吉族師

右月吉一謂周正每月朔也

月終小宰　宰夫　宮正　宮伯

右月終四謂周正每月盡也

以上正月之吉七月吉一月終四凡稱月十有二皆从周
正

春人　庖人　獻人　鼈人　食醫二　疾醫　淩人　掌皮　染
人　大宗伯二　大胥　龜人　男巫　稟人　校人　圉
師　薙氏　薙氏　小行人

右春二十謂建寅卯辰之月也

上春　內宰　天府　龜人　簭人

孟春 牧師

右上春四孟春一謂建寅月也

中春 內宰 媒氏 籥章 大司馬 羅氏 司弓矢 牧師
司烜氏

右中春八謂建卯月也

季春 司爟

右季春一謂建辰月也

夏庖人 獸人 食醫二 疾醫 凌人 染人 稻人 大宗伯二 大司樂 凡以神仕者 校人 囿師 柞氏 薙氏

右夏十六謂建巳午未月也

中夏 大司馬 山虞

右中夏二謂建午月也

秋庖人 鼈人 食醫二 疾醫 掌皮 典婦功
染人 大宗伯二 大胥 稟人 校人 薙氏
小行人

右秋十七謂建申酉戌月也

中秋 司裘 籥章 大司馬 司弓矢

右中秋四謂建酉月也

季秋 司裘 司爟

右季秋二謂建戌月也

冬庖人 獸人 食醫二 疾醫 掌皮 染人 大宗伯
大司樂 男巫 凡以神仕者 校人 囿師 柞氏 薙氏

右冬十五謂建亥子丑月也

孟冬 小司寇 司民

右孟冬二謂建亥月也
中冬大司馬　山虞
右中冬二謂建子月也
季冬天府　占夢
右季冬二謂建丑月也
春秋宮正　獸人　馮相氏　州長　黨正　族師　閭胥
旅師　山虞
右春秋九
冬夏馮相氏
右冬夏一
以上春二十孟春五仲春八季春一夏十六中夏二秋十
七中秋四季秋二冬十五孟冬中冬季冬各二春秋九冬

夏一凡稱時百有二皆从夏正

釋窗牖向

窗牖向散言則通專言則別窗與牖不同在牆者謂之牖在屋者謂之窗牖向制字之本義也窗牖向不同南出者謂之牖北出者謂之向說文囪下云在牆曰牖在屋曰囪象形又出窗篆云或從穴牖下云穿壁以木爲交窗也從片戶甫聲向下云北出牖也從冂音綿從口音圍此窗牖向制字之本義也窗郎中雷古者複穴當中央開孔取明謂之中雷後世以交木爲之謂之窗月令孔疏云開牖夕象交木白象外域之也段氏玉裁說　中雷之取明者謂之窗也古者宮必南鄉戶東牖西戶牖之閒爲行禮最尊之處牖從片象判木爲之說文云片判木也　或從穴者取複穴之義此在屋

謂之牖也宮室之制凡五架前架曰庪次架曰楣中架曰棟後楣以北爲室向在後庪下故字從户象屋之交覆也說文云户也從口者象鑿孔也說文向下云從口中有戶牖此北出者謂之向也天子諸侯大夫士廟寢同制皆有窗有牖有向戴氏震云於顧命見禮見天子宗廟之制降而諸侯下及天子路寢之制於觀大夫士廣狹有等差而制則一也明堂位云刮楹達鄉天子之廟飾也是天子之廟南牖外別有北牖其異於諸侯者謂之達鄉耳達鄉之制不可考鄭以天子明堂廟寢同制故解爲夾戶窗其實非也廟與寢同制則寢有南北牖可知喪大記云君大夫徹縣士去琴瑟寢東首於北牖下阮氏校勘記云按室制南有牖而北無牖或亦有之謂之向毛詩傳及說文皆云向北出牖也故既夕記作北墉下喪大記作北牖下若作北牖則近室之牖當稱南以別之若作北墉下則不必言南牖也據疏內言南牖北牖者非一似可兩用炘按阮氏爲騎牆之見其實室中士虞記云祝從啟牖鄉之牖有南北經典證據甚明也

初注云鄉牖一名也疏云北牖名向向亦是牖故云牖一名也是諸侯大夫士寢皆有南北牖士虞在殯宮殯宮即正寢經云則云廟寢與廟同制則廟有南北牖可知祭法天子諸侯皆祀尊言之寢側烹于廟門外者注云鬼神在中霤郊特牲家主中霤謂大夫士而國主社則窗之制又通於上下矣詩曰塞向墐戶士虞禮云祝啟牖鄉明堂位云刮楹達鄉是專言則別也攷工記云四旁兩夾窗諸經傳所云北牖是散言則通也蓋古者室在中棟之後牖戶取明有限故於室上北壁皆鑿牖取明今人於南簷下作牖猶有北窗則古人入堂深之室有南北窗無疑自來治三禮者於明堂圖四面牖而於宗廟路寢俱不圖北牖遂使北牖名向之制不明且不知窗即中霤幸孔沖遠禮記正義猶存一綫急拈出以表微焉

釋祝從啟牖鄉如初

士虞記無尸者陰厭之儀主人出祝闔牖戶降如食閒祝升啟戶主人入祝從啟牖鄉如初古人北出牖名向明堂位作鄉故注云鄉牖一名疏云北牖名向向亦是牖故云牖一名也祝闔牖戶不言鄉啟戶牖兼言鄉則闔亦有鄉可知後人謂廟寢無北牖江氏筠讀儀禮私記以鄉爲饗之誤而金氏榜禮箋從之非也攷士虞特牲少牢陰厭之儀皆不闔戶牖蓋陰厭之後卽迎尸正祭故也惟陽厭闔牖戶蓋陽厭之後祭禮已畢戶牖既闔不復啟矣惟無尸之虞祭陰厭闔戶牖祭禮未畢故復啟戶牖而入以便徹俎主人降堂之後仍當闔戶牖經不言略之也凡祭祀只有一饗饗皆在陰厭至陽厭則不復饗蓋不再饗也

饗神之詞記所云哀子某哀顯相吉祭稱孝見特牲少牢饋食禮夙興夜寐以至適爾皇祖某甫尙饗是也無尸陰厭之饗在未闔牖戶之前所謂既饗祭于苴經文所載甚明若如江氏所云是既啟戶牖之後祝再饗神一祭兩饗顯與經悖金氏從之何也總之古人宮室有南牖有北鄉戶牖在堂其閒爲行禮之處故經多言牖少言鄉然寢東首于北牖下見喪大記刮楹達鄉見明堂位祝啟牖鄉見士虞記並非孤證不足爲據今世說禮者疑廟中無北牖幷改士虞記之鄉爲饗以遷就無北牖之說竊所未喻

釋大夫鞮鬲

大宗伯以禽作六摯大夫執鴈士昏六禮其用鴈者五鄭氏皆以鴻雁之雁釋之案鴻雁者隨陰陽之鳥九月以後二月以前

中國有雁二月以後九月以前中國無雁其居在極北雁門之地南飛至衡陽而止非四時常有之物古大夫之交通於中國執摯相見無時無之先王制禮必取不常有之物以爲摯是貴人以所無也且鴈必用生虞書二生一死贄注謂二生羔鴈一死雉又昏禮記摯不用死非雉夏用腒之比設當盛夏之時中國無雁安得生者而用之考說文雁鳥也鴈鵝也絶然二物禮書中執鴈之鴈無作雁者則鴈非鴻雁明矣蓋羔與鴈皆家禽故用生雉野禽故用死先王制禮之意如此夫雉爲恒有之物且不用生而謂雁非恒有之物必責之用生乎後世雁鴈不分失傳久矣攷經史中之雁今皆作鴈惟爾雅舒鴈鵝之鴈作鴈西隃雁門之雁作雁劃然不紊似未經後人改竄者又太平御覽九百十六卷引禮記孟春之月鴻雁來季秋之月鴻雁來賓與今本異似宋時禮記舊本尤可寶貴自後世呼鴈爲鵝左傳其御願爲鵝及孟子饋其兄生鵝始見於經是春秋以後有鵝之稱學者多聞鵝少聞鴈遂以鴈爲雁賴有說文正名之書可以糾其舛謬焉士昏禮應執雉進大夫摯者攝盛也又昏禮必用生雉死不可爲摯故用鴈兼此二義始備鄭注云取其順陰陽往來恐非經旨

釋攻工賢軹

賢軹皆木也非金也車輪輿軛四職皆釋車之木材未嘗及金也賢軹軸內外出轂之名也非轂中材也外出者謂之軹故書作軹軹之讀或爲笄也如笄之出於冠外也內出者謂之賢賢之爲言堅也所以堅軸使不折也軹亦謂之軎大馭右祭兩軹

杜子春曰謂兩轊是也去一去三云者蒙上文轂之長而言皆謂賢軹出轂之長非謂徑也軹出轂四寸十五分寸之四所謂去三以爲軹也賢出轂八寸十五分寸之八所謂去一以爲賢也八寸十五分寸之八以後則爲伏兔矣賢以是爲節也說文云穿穴也从牙在穴中也轂壺室中象穴也賢軹內外出象牙在穴中故先鄭云賢大穿也軹小穿也大小以長短言非謂徑也轂之圍三尺二寸徑一尺三分寸之二以其圍之㧑捎其藪藪實徑三寸九分寸之五也大穿徑八寸十五分寸之八小穿徑四寸十五分寸之四鄭注鄭氏皆非藪所能容也以金裹轂中謂之釭轂端皆謂之轄說文詳言之而輪人之職固攻木不攻金也軹卽崇三尺有三寸之軹故書本作軓謂軸末也先鄭之說

得之後鄭以爲轂末失之矣

釋既殯備火

古者喪禮既殯以後備火之法最詳士喪禮乃塗注云以木覆棺上而塗之爲火備王制惟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正義云未葬之前屬紼於轅以備火災故古者未葬以前天子以至庶人皆殯於家天子諸侯載柩以車謂之轅讙木於轅上爲椁形而塗之謂之讙塗又以紼繫轅車以備火災急則爲榆沈以出之鄭注檀弓所謂以水漬榆白皮之汁有急以播地於引轅車滑是也有急者謂有火也大夫士卑不得設轅載柩以軼軸大夫殯於西序三面塗之士殯於西階之上掘肂見衽又塗之塗之者備火也軼軸亦可挽而行雖有火不爲厄患也古孝子

之用心思慮預防如此後世輴軸載柩之制不行開元政和禮及司馬氏書儀猶有累擊塗殯之文至家禮明會典一切廢之置棺中堂承以兩凳覆棺以衣外飾帷幕於是鄰里不戒於火而災及親匿者多矣古人殯柩備火之法最利在輴軸塗墼猶新吾掊擊儀禮謂坎棺加墼其次焉者也古人繁重之制具有精義呂人死斯惡之說亦不達禮之甚矣加墼近於

柴虎臣親柩被焚重行喪禮議其權衡至爲精核然以施之新喪者則可耳原議云里有新喪而家人失火者若經歲累年而仍殯於家致遭祝融之慘人子其能辭其咎乎張楊園先生於明神宗辛亥失怙先生年七歲莊烈戊辰失母先生年十八至十五年壬午先生年三十二厝柩於莊被盜焚其莊災及兩柩先生嗚之官罪人斯獲袒衣粗麻終其身然以二十餘年不葬之親柩亦不能爲大儒諱也或曰

先生既卜兆而鄉民阻葬弗克遂因厝柩於莊見年譜自是當日實在情事然久殯久厝皆恐有不測之虞古人於大斂後即慮之熟矣

自桑門之教入中國火葬習以成俗古人既殯備火之法益少理會幸有康成之注仲達之疏得延一綫未墜之緒假令無康成仲達諸儒則龍輴沈葬諸制鮮不以爲迂拙矣歷朝非不禁火葬然宋史禮志有貧下之民并客旅遠方之人若有死亡姑從其便之語元典章有除從軍邊遠或爲羈旅從便焚燒之語明律有亡沒遠方子孫不能歸葬而燒化者聽從其便之語是爲火化者開一方便法門烏在其能禁止之也而其尤謬戾者莫甚於杜佑之通典云古者送死於中野衣之以薪而瘞其骨然則此亦古俗也未爲害

義今則以法律之不復火化矣然一墳所占不止十步而有力之人廣圖風水遂致占田爲墳而刀耕火種之人無從措手恐非久長之計也實爲釋氏之徒助之燄而揚其波慘酷不仁至斯已極程子曰古人之法必犯大惡則焚其尸案秋官掌戮凡殺其親者焚之于離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鄭注云震爲長子爻失正震之失正不知其所如不孝之罪五刑莫大故有焚如死如棄如之刑今風俗之弊遂以爲禮雖孝子慈孫亦不以爲異更是公家明立條貫元不爲禁如言軍人出戍許令燒焚將骨殖歸又言郊壇三里外方得燒人則是別有焚尸之法可不哀哉程子此論可謂深切著明矣昔人病程子未讀通典一過如通典中祖護火化之言忍卒讀哉

明黃榆雙槐歲鈔云見讀禮通攷 聖祖嘗與學士陶安登南京城樓聞焚尸之氣惡之安曰古有掩骼埋胔之令推恩及於枯骨近世狃於俗或焚之而投骨於水孝子慈孫於心何忍傷恩敗俗莫此爲甚上曰此王道之言也自是王師所臨見枯骸必掩埋之而後去洪武三年禁止浙江等處水葬火葬中書省禮部議以民間死喪必須埋葬如無地官司設爲義冢並不得火化違者坐以重罪案明初火化一律禁止後修明律者增亡沒遠方聽便焚化等語大非太祖暨陶學士之意矣

釋祭奠

祭與奠不同有尸謂之祭無尸謂之奠文王世子釋奠於其先師鄭注云釋奠設薦饌酌奠而已無迎尸以下之事按此注廣解奠禮非獨注釋奠先師之奠也少牢特牲士虞三篇未迎尸以前先行陰厭設饌於室西南隅鄭所謂設薦饌者是祝酌奠奠於鉶南鄭所謂酌奠者是然後出迎尸尸入執奠嚌肉九飯

此有尸謂之祭也士喪既夕兩篇未殯以前有小斂奠大斂奠未葬以前有朝夕奠月朔有殷奠將葬有祖奠大遣奠皆設酒醴脯醢略如陰厭之儀而不立尸鄭所謂無迎尸以下之事者是此無尸者謂之奠也詩采蘋于以奠之宗室牖下因教成之祭無尸故曰于以奠之也說文祭从示手持肉也惟立尸而後有示手持肉之事故謂之祭奠置祭也从酋酋酒也丌其下也惟不立尸而徒置酒於丌上故謂之奠祭舉肉以該酒奠舉酒以該肉奠與祭於六書皆爲會意古人制字之義精矣

釋圭田

先王教孝之田謂之圭田廣雅圭潔也言孝子潔白以供祭祀也詩絜爾牛羊左傳絜齊豐盛特牲饋食禮舉鼏鼏告絜韓詩吉圭爲饎毛詩作吉蠲爲饎蠲亦潔也字異而義同也士虞禮記圭爲而哀薦之注云圭絜也周禮蜡氏令州里除不蠲注云蠲讀如吉圭爲饎之圭圭潔也故王制圭田無征孟子卿以下必有圭田鄭康成趙邠卿俱以圭潔解之此圭田之所以取義也至於載師以士田任近郊之地鄭司農云士田者士大夫之子得而耕之田也荀子王制篇雖王公士大夫之子孫不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庶人此士田之所以取名鄭康成以爲卽圭田王制明云圭田無征而近郊之田稅十一則非無征之圭田明矣而或以王制爲殷法殷政寬厚重賢人然則周之文武不重賢人乎斯不可通也古者圭璧之圭从玉作珪說文珪古文圭可證王制賜圭瓚釋文圭本作珪孟子白圭魏策作白珪鄭氏匠人後世省玉作圭專以圭爲珪璧之珪而圭注圭之言珪絜也

訓爲潔之義漸隱幸韓詩之吉圭爲饎士虞禮記之圭爲而哀薦之尙存圭之古字古訓也圭字又加田作畦說文畦字解云田五十畝曰畦畦田卽圭田非有二義離騷之畦留夷與揭車史記貨殖傳之千畦薑韭此畦只作區字解王逸徐廣並以爲五十畝之畦以又樹蕙之百畝例之離騷或可通而千畦爲五萬畝之薑韭太史公眞不善屬詞矣若夫九章方田有圭田求廣從法有直田截圭田法圭訓畸零卽六十四黍爲一圭漢書律厤志不失圭撮之圭孫氏蘭矜爲創獲援以解五十畝之圭田而以古人訓潔之義爲非不亦傎異標新失先王以潔教孝之精義哉

釋夏貢有公田

公田之名原於井地以井授地由來久矣杜佑通典曰昔黃帝始經土設井以塞爭端立步制畝以防不足使八家爲井井開四道而分八宅及乎夏殷不改其制有井田則必有畎澮溝洫匠人云廣尺深尺謂之畎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專達於川禹自言曰濬畎澮距川畎乃田間小水澮乃同間大水是舉井田之首尾言之論語之美禹曰盡力乎溝洫溝乃井間廣深各四尺之水洫乃成間廣深各八尺之水是舉井田之中間言之鄭君小司徒注云昔夏少康在虞思有田一成有衆一旅一旅之衆而田一成則井牧之法先古然矣先古謂夏時也然

則井田之制殷因於夏夏爲井田安得無公田哉其在夏小正曰農及雪澤初服于公田其證也然夏雖爲井田而取民之制與殷異夏九夫而共一井公田五十畝私田四百畝一井共四百五十畝八家同養公田校數歲之中每畝之收以爲率假令畝收一鍾公田五十鍾者卽五十鍾八家每年共出五十鍾以奉公豐年不增凶年不減謂之爲貢殷人但取助耕無求益之事豐年凶年皆取於是是之謂助最得井田之正法此龍子所以有善不善之論也孟子時助法已廢諸侯之取民無藝孟子欲明周亦用助故云惟助爲有公田特以解大田之詩非謂夏之貢法竟無公田也後世習聞孟子之言不察孟子立言之旨解夏小正之公田爲藉田如後世官田之比不知井田之法自黃帝以至夏殷未嘗有改禹曰濬畎澮孔子曰盡力乎溝洫非井田而何小正曰農服于公田非八家同井之公田而何知公田之通於三代而後知井田之始自軒轅也

釋周徹法

周名徹之義趙邠卿注孟子云徹取十畝以爲賦是讀徹與徹彼桑土之徹同其義實淺大毛公篤公劉嶡高傳俱云徹治也是讀徹與徹我疆土之徹同亦與周用徹義不甚該洽惟鄭康成訓徹爲通最得徹之正訓（說文亦云徹通也）然注論語以徹爲天下之通法注匠人又謂通其率以什一爲正則徹之訓通實兼二義竊以爲仍未得徹通之義也周之名徹實始於公劉篤公劉詩所謂徹田爲糧是也公劉迫於夏衰失其世職自戎竄豳深

懼戎難于郊內爲溝洫之法多其溝澮縱橫以防戎馬之衝突
于郊外仍用井田之制取名爲徹徹者通也謂通溝洫井田二
法而用之遂爲周家後世一代之制文王值殷之季世遵用助
法孟子所謂文王治岐耕者九一是也周既有天下周公定爲
典禮因公劉徹法鄉遂公邑制爲溝洫都鄙采地仍用井田諸
侯亦異內外孟子所云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者亦
是周之舊法可知鄭君見詩云徹申伯土田論語有若之對魯
君曰盍徹乎其注匠人遂以徹爲諸侯之制失周家名徹之義
矣

釋三代皆授田百畝

井田通於三代何以孟子說授田有五十畝七十畝百畝之異

禮記正義云劉氏及皇氏皆云夏時民多家得五十畝而貢五
畝殷時民稍稀家得七十畝而助七畝周時民至稀家得百畝
而徹十畝皆不近人情未知可否熊氏一說以爲夏正寬簡一
夫之地惟稅五十畝殷政稍急一夫之地稅七十畝周政極煩
一夫之地稅皆通稅理稍可通既古義難知故彼此互載朱子
語類輔廣錄某嘗疑孟子所謂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
助周人百畝而徹恐不解如此先王疆理天下之初做許多畎
澮溝洫之類大段費人力了若自五十而增爲七十自七十而
增爲百畝則田閒許多疆理都合更改恐無是理又吳必大錄
孟子說夏后氏五十而貢商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恐亦
難如此移改禮記正義引劉氏皇氏之說正是就人說話蓋田

地一方溝洫廬舍成之亦難自五十晦改爲七十晦既是七十晦卻改爲百晦便都著那趱動此擾亂之道如此則非三代田制乃王莽之制矣又萬人傑錄孟子說貢助徹亦有可疑者若夏后氏既定五十晦而貢之制不成商周再分其田遞相增補豈不大擾聖賢舉事恐不如此又孟子或問云三代授田之多少不同何也曰張子嘗言之矣陳氏徐氏亦有說焉陳氏曰夏平可耕之地少至商而浸廣及周而大備也徐氏曰古者民質用約故田少而用足後世彌文而用廣故授田之制亦隨時而加然皆若有可疑者蓋田制既定則其溝洫畛域亦必有一定而不可易者今以易代更制每有增加則其勞民動衆廢壞已成之業使民不得服先疇之田晦其煩擾亦已甚矣不知孟子之言其所以若此者果何耶顧氏炎武曰古者田賦之制實始於禹水土既平咸則三壤後之王者不過因其成蹟而已故詩曰信彼南山維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理南東其畝然則周之疆理猶禹之遺法也孟子乃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夫井田之制一井之地畫爲九區故蘇洵謂萬夫之地蓋三十二里有半而其閒爲川爲路者一爲澮爲道者九爲洫爲涂者百爲溝爲畛者千爲遂爲徑者萬使夏必五十殷必七十周必百則是一王之興必將改畛涂變溝洫移道路以就之爲此煩擾而無益於民之事也豈其然乎蓋三代取民之異在乎貢助徹而不在乎五十七十百畝其五十七十百畝特丈尺之不同而田未嘗易也故曰其實皆什一也古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異度數故史記秦始皇本紀

於改年十月朔上黑之下卽曰數以六爲紀符法冠皆六寸而輿六尺六尺爲步乘六馬三代之王其更制改物亦大抵如此故王制曰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而當日因時制宜之法亦有可言夏時土曠人稀故其畝特大殷周土易人多故其畝漸小以夏之一畝爲二畝其名殊而其實一矣國佐之對晉人曰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豈有三代之王而爲是紛紛無益於民之事哉錢氏塘曰三代田制易以異曰無異也無異則孟子何以言五十畝七十與百畝曰名異而實不異非不欲異其制固不能異也其不能異奈何曰井田始於黃帝洪水之後禹修而復之孔子所謂盡力乎溝洫也溝洫既定不可復變殷周遵而用之耳攷工記匠人爲溝

洫始於廣尺深尺之畎田首倍之爲遂倍其遂爲井閒之溝倍其溝爲成閒之洫倍其洫爲同閒之澮賈公彥繪一成之圖謂畎縱遂橫溝縱洫橫澮縱自然川橫然則見畎知遂見溝知井見洫知成見澮知同也一同之田川與澮爲方一成之田洫與溝爲方一井之田溝與遂爲方一夫之田遂與畎爲方畎伐也不爲夫田限故夫三爲屋遂與溝遇也至溝與洫遇則爲通矣洫與澮遇則爲終矣屋者三分夫之一通者十分成之一終者十分同之一皆不爲方水道有縱橫故也禹自言濬畎澮距川明畎澮縱而川則橫周制本乎夏制矣使周異於殷殷異於夏必盡更夏后氏之制更其畎遂固易也溝洫則難矣川澮抑又難矣我因川澮溝洫之不能更而知周用夏制也我

因周用夏制而知殷與周之未嘗各異也然則畝數之不同何
歟曰所謂異其名也其名何以異曰以度法之各異也蔡邕謂
夏以十寸爲尺殷以九寸爲尺周以八寸爲尺夫殷之尺非遂
得夏之九寸也蓋九寸則不足周之尺非止得夏之八寸也蓋
八寸而有餘何則夏之百分殷以爲百一十二分周以爲百二
十分通其率則五十六與六十也而夫田之廣長與
其步法俱得矣是故同此一夫之田夏以廣十尺長五百尺爲
畝殷以廣八尺長五百六十尺爲畝周以廣六尺長六百尺爲
畝如其畝法而五十七十與百畝之數立矣步則夏以五尺殷
以五尺六寸周以六尺一畝同長百步而夏廣二步殷廣一步
五十六分步之二十四周廣一步推之一里則廣長皆三百步

其積皆九萬步也夫如是則自遂以上殷周皆不必更而獨更
其畝豈不甚易也哉夫三代步法與其夫田之廣長皆與率數
相應故夫有異畝畝無異步是之謂名異而實同少康有田一
成卽攻工之十里其明證也炘按三代授田不同皇熊劉三家
之說正義已知其不可通至於疆理溝洫不可以易代改換朱
子屢致其疑而亦未有定論顧亭林以爲丈尺不同眞千古之
卓識錢溉亭因亭林之說細加密算幾於脗合無閒雖未必眞
得古之丈尺然舍此亦無以解孟子也又朱子語類黃義剛錄
云孟子說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據
某看來自古皆是百畝然則朱子雖未明言丈尺不同然既云
皆是百畝非丈尺不同而何江氏永曰古六尺爲步步百爲畝

百畝積萬步今量田法五尺爲步二百四十步爲畝十畝爲頃
古一畝之長六百尺當今三百七十五尺按江氏以同身寸爲
爲尋今人張兩手爲五尺度古以張兩手八尺
分半古六尺當今三尺七寸五分最爲確算　爲七十五步以
七十五步自乘而方之凡五千六百二十五步爲古百畝之積
以二百四十步爲法五千六百二十五步爲實實如法而一除
得二三四三有奇是古畝百畝當今二十三畝四分三釐有奇
就整爲二十三畝半今稻田自佃一畝約收穀二石四斗按此江氏
就徽田言之其實一畝所收尚不止此朱子語錄古者百畝之
地收皆畝一鍾爲米六石四斗以今量較古四斗以今量較之爲米一石五斗耳
較江氏一畝多三斗吾鄉尚有贏焉二十三畝半收穀五十六石四斗折半爲米
二十八石二斗人一歲約食米三石六斗可食八人糞多力勤
可多食一人正與古合炘按如江氏所推非百畝斷不足以活
八口假令七十畝爲今十六畝三分半五十畝爲今十一畝六
分半以朱子收米畝一石五斗較之七十畝者計米二十四石
五斗有零五十畝者計米十七石四斗有零如何能足八人之
食然則五十七十皆是百畝無疑矣
又按孔氏廣森曰夏畝五十而周畝百是周之步小於夏之
半也夏之五服弼成五千周之九服相距萬里是周之里亦
小於夏之半也尤爲的證

皇清經解續編卷九百七十七終

仁和葉維幹
上海范本禮校

學禮管釋十三

當塗夏炘心伯著

釋祭有不立尸者

古者祭祀必有尸祭先自虞始所謂男尸女女尸是也特牲少牢之饋食又其著焉者也尊莫尊於天然祭天亦有尸太祝大禋祀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隋蠻逆牲逆尸尚書大傳帝入唐郊以丹朱爲尸晉語平公祀郊董伯爲尸是也社稷之祭雖勝國之社猶以土師爲尸則祭地與大社國社必有尸明矣白虎通載周公祀太山召公爲尸則祭山川有尸曾子問曰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其祭也尸入三飯不侑則祭五祀又有尸他如祭墓以墓大夫爲尸聘禮賜饔

唯羹飪筮一尸則凡祭無不有尸可知然亦有不立尸者約而數之其別如左

一爲學宮之祭文王世子凡學春官釋奠于其先師注云周禮曰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此之謂先師之類釋奠者設薦饌酌奠而已無迎尸以下之事疏云釋奠所以無尸者以其主於行禮非報功也

炘按釋奠無尸則釋菜可知釋奠於先聖先師無尸則釋奠於先老可知

一爲婦人廟見之祭士昏禮若舅姑既歿則婦入三月乃奠菜于皇姑某氏席于廟奧東面右几席于北方南面祝盥婦盥于門外婦執笲菜祝帥婦以入祝告稱婦之姓曰某氏來婦敢奠嘉菜于皇姑某子婦拜扱地坐奠菜于几東席上還又拜如初婦降堂取笲菜入祝曰某氏來婦敢告于皇姑某氏奠菜于席如初禮婦出

炘按廟見無尸故其奠菜也與學中之釋菜同又按昏義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於公宮祖廟既毀教於宗室教成祭之牲用魚芼之以蘋藻詩召南采蘋三章於以奠之宗室牖下毛傳云宗室大宗之廟也大夫士祭於宗室奠於牖下鄭箋云牖下戶牖閒之前放特牲少牢饋食無堂上之事惟天子諸侯有坐尸於堂之禮今釋奠而在堂上之牖下與昏禮設几於戶外同箋云凡昏事於女禮設几筵於戶外此其義也與　其爲無尸亦可知

一爲喪禮未葬以前奠於尸柩之祭放士喪禮始死小斂奠大

斂奠旣殯朝夕奠朔月奠將葬祖奠遣奠皆無尸三虞而後有尸檀弓喪不剝奠也與祭肉也與謂諸奠之祭肉皆不剝也

炘按奠禮無尸故不曰祭而曰奠於文亦手持肉爲祭置酒於丌上爲奠故凡釋奠奠菜皆無尸也

一爲遷廟之祭大戴禮諸侯遷廟篇云成廟將遷之新廟君入立于阼階下有司如朝位君升再拜興祝聲三曰孝嗣侯某敢以嘉幣告于皇考某侯成廟將徙敢告至于新廟筵于戶牖間樽于西序下脯醢陳于房中設洗當東榮南北以堂深君再拜祝聲三曰孝嗣侯某敢用嘉幣告于皇考某侯今月吉日可以徙于新廟敢告擇日乃祭焉

炘按遷廟無尸故無牲牢但用嘉幣告事而已

一爲釋幣于禰于行于門之祭聘禮使者受書後厥明朝服釋幣于禰有司筵几于室中祝先入主人從入主人在右再拜祝告又再拜釋幣制元纁束奠于几下出又入取幣降卷幣實于笲埋于西階東又釋幣于行遂受命上介釋幣亦如之又聘畢反命釋幣于門按依注當作釋奠于門乃至于禰廟筵几于室薦脯醢觴酒陳席于阼注云不酢於室異於祭疏云正祭時有尸此告祭無尸故異也

炘按凡釋幣釋奠皆無尸五祀之祭冬祀行其有尸者乃四時正祭此祭行無尸因遠行而祭非四時之正祭也以此推之曾子問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於祖禰覲禮侯氏裨冕釋幣于禰皆無尸可知又祭山川之神曰軷詩曰取

抵以較周禮大馭曰犯較聘禮出祖釋較祭酒脯其禮與釋幣于行相類則亦無尸可知

一爲庶人之祭大戴禮天圓篇曰無祿者稷饋盧注庶人無常牲故以稷爲主

一爲殤與無後之祭曾子問曰祭必有尸乎若厭祭亦可乎孔子曰祭成喪者必有尸尸必以孫孫幼則使人抱之無孫則取於同姓可也祭殤必厭蓋弗成也祭成喪而無尸是殤之也孔子曰有陰厭有陽厭曾子問曰殤不祔祭何謂陰厭陽厭孔子曰宗子爲殤而死庶子弗爲後也其吉祭特牲祭殤不舉無肵俎無元酒不告利成是謂陰厭凡殤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當室之白尊於東房是爲陽厭

炘按尸必以孫無後者無子何論於孫故但無尸厭祭而已

又按無尸之祭其可攷見者如此

釋弔事弁絰服

服問公爲卿大夫錫衰以居出亦如之當事則弁絰周禮司服凡弔事弁絰服又曰王爲三公六卿錫衰爲諸侯縗衰爲大夫士疑衰其首服皆弁絰以二經校之弁絰服者弔事之服也當事云者當弔事之時異於居與出之事也公爲卿大夫之喪其居之時錫衰出之時亦錫衰惟當弔事則弁絰弁絰者如爵弁而加環絰也居與出則皮弁與此與檀弓大夫弔當事而至則辭焉不同檀弓之當事據受弔者言言大夫弔於主人主人適當大小斂之事則辭於大夫此當事據君言言

君爲卿大夫錫衰以居出亦如之惟當弔事則弁絰司服職所謂凡弔事弁絰服也疏云當事則弁絰者君行往弔卿大夫當大斂及殯并將葬啟殯當如此之事則首著皮弁身衣錫衰大夫相爲亦然不當事則皮弁是以當事爲當斂殯啟殯諸事其不當斂殯之時則服皮弁以弔也顯與經不合矣

士喪禮君若有賜焉則視斂注云賜恩惠也斂大斂君視大斂皮弁服襲裘主人成服往則錫衰按弔者之服視主人之服爲變除始死者主人羔裘元冠則易之故孔子曰羔裘元冠不以弔主人既小斂先變首之笄纚而袒髺髮繼又襲絰於序東則弔者亦變首服而加絰喪大記云主人卽位襲帶絰踊弔者襲裘加武帶絰與主人拾踊檀弓既小斂子游襲裘帶絰而入是也主人成服以後衰裳純乎喪服則弔者始服錫縗疑衰之弔服而首弁絰也君有賜視士之大斂斯時主人已小斂而襲絰君服襲裘可也皮弁不可也小記云諸侯弔於異國之臣則其君爲主諸侯弔必皮弁錫衰是皮弁錫衰專爲弔異國之臣注以皮弁爲弔本國之士似非

或曰雜記言君於大夫大斂爲之賜小斂焉於士既殯而往爲之賜大斂焉君視小斂在未小斂之前主人尚未襲絰則君不弁絰可知曰經言常制君弔臣喪皆在大斂及殯其視小斂出於特恩非其常也非其常者經遂不詳其制或斯時主人未襲經君皮弁襲裘以往亦未可定然經既不言無妨闕疑若鄭士喪禮君視大斂之注以爲皮弁襲裘斯時主人既襲絰君何爲

而不弁絰乎

又服問疏云君往弔卿大夫當事則弁絰若於士雖當事首服皮弁非也弁師云凡弔事弁絰服言凡士亦在內非專指卿大夫也大抵天子之弔服三錫衰緦衰疑衰爲公卿錫衰爲諸侯緦衰爲大夫疑衰諸侯之弔服亦三爲卿大夫錫衰爲同姓之士緦麻爲異姓之士疑衰此諸侯之與天子異者也卿大夫士之與諸侯異者也又服錫衰以弔士疑衰以弔此卿大夫士之與諸侯異者也又服問但云爲卿大夫錫衰以居出亦如之雜記但云君於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而不及士則君爲士之緦衰疑衰只弔時服之平居及外出不服可知亦不爲之不食肉不舉樂矣此又君待卿大夫士之異者也至於當弔事之時只有弁絰

並無他服故司服云凡弔事弁絰服言凡則賅一切可見弔服無不弁絰者又云王爲三公六卿錫衰爲諸侯緦衰爲大夫士疑衰其首服皆弁絰王爲士首服且弁絰則諸侯爲士豈有不弁絰者乎

絰之制不同斬衰苴絰齊衰以下牡麻絰苴絰大搹圍九寸齊衰以下之絰各去五分一以爲之度此喪服之絰也弔者之絰謂之環絰環絰者大如緦之絰纏而不糾加於素爵弁之上弁師職曰王之弁絰弁而加環絰司服云凡弔事弁絰服又錫衰緦衰疑衰其首服皆弁絰者即環絰也喪服之絰無有名環絰者雜記云小斂環絰公大夫士一也下云公視大斂云云是小斂環絰二句專爲弔服言之言小斂而弔則環絰諸侯大

夫士皆然注疏以環絰爲孝子之絰非是孝子小斂後倚尸於堂襲絰於序東之絰卽大搹之絰非另有一環絰小斂服之及成服後又服大搹之絰也

釋婦人不杖

婦人不杖禮之正也其所以不杖者因其不能病也杖之制本所以扶病天子諸侯大夫士皆爵尊而德優其居喪盡禮鮮不創深痛鉅特設杖以扶之所以優尊者故曰杖者何爵也然無爵而主喪哀痛之心則一痛甚則無不病因亦制杖授之故曰無爵而杖者何擔主也至不爲主之子悲傷之心與爲主之子同其身病體羸亦無不同故曰非主而杖者何輔病也然則輔病之義通於上下矣惟童子婦人不能病授之以杖是僞也故傳申之曰童子何以不杖不杖亦不能病也婦人何以不杖亦不能病也此二句傳所以補經文之闕也經詳列成人之喪而無童子之衰絰與成人同其異者在不杖婦人之衰絰亦與男子同其異者亦在不杖故斬衰苴杖惟妻爲夫妾爲君女子子在室爲父子嫁反在父之室爲其父母此四婦人不杖疏衰三年削杖惟母爲長子不杖作傳者恐人見經文列服有杖疑婦人亦與男子同故特發傳以補其闕是乃周公所制之禮禮之正而亦禮之最初者也後王踵事增益童子之當室者則免而杖於是杖通於童子而問喪特記之婦人亦本不杖後假於有爵而杖之義故喪大記云君之喪三日子夫人杖五日既殯授大夫世婦杖是也又假於爲主而杖之義故大記又云大夫之喪

三日之朝既殯主人主婦皆杖是也又假於無主亦杖之義故小記云婦人不爲主而杖者姑在爲夫杖毋爲長子削杖女子子在室爲父母其主喪者不杖則子一人杖是也此皆後起之禮見於記人之所述非喪服最初之經故不同如此康成惑於服問大小記諸書婦人有杖者多遂謂婦人之成人者杖童子不杖則喪服傳爲不詞而後儒轇轕紛紛之論由是以起矣

釋射侯

侯之制以布爲之有上个亦謂之上舌有侯中有鵠有左右舌有下舌下舌亦謂之下兩个而統名爲侯所射者侯中也而鵠又侯中之命中者也侯中之取數以貍步之弓爲之度弓二寸以爲侯中九十弓者侯中丈八尺七十弓者侯中丈四尺五十弓者侯中丈二尺五十弓者侯中十尺又參分侯中之一以爲鵠侯中丈八尺者鵠方六尺侯中丈四尺者鵠方四尺六寸大半寸侯中十尺者鵠方三尺三寸小半寸凡此侯制大射賓射燕射之所同也天子大射於丈八尺之侯中除鵠六尺外以虎熊豹諸皮飾於布上又別以皮六尺棲於中謂之鵠司裘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是也下云諸侯則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則共麋侯皆設其鵠制與天子同但尺寸之大小不同耳註云侯者其所射也以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設於布上謂之鵠著於侯中此侯中謂在鵠之側又方制之以爲臬與準同說文作堮謂之鵠著於侯中此侯中謂在鵠之側又方制之以爲臬與準同說文作堮卽大射之侯皮侯者以虎熊豹之皮爲侯棲鵠者又制六尺之皮棲於侯之中央也此大射之侯可以攷見者如此賓射異於

大射者在五采之正蓋賓射亦以皮爲鵠與大射同鵠之外不飾以皮而以五采之正飾之先朱次白次蒼次黃次元而謂之五采之侯射人王以六耦射三侯五正諸侯以四耦射二侯三正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二正士以三耦射豻侯二正士無大射故司裘不言士賓射逮於士士與大夫同射一侯而士所異者用豻侯故特言豻侯以別之因士之言豻侯而知天子之三侯卽司裘之虎侯熊侯豹侯也諸侯之二侯卽司裘之熊侯豹侯也卿大夫之一侯卽司裘之麋侯也先鄭云三侯虎熊豹二侯熊豹豻者獸名獸有貙豻熊虎大射儀作干鄭康成云胡犬也賈氏逵云正五重鵠居其內先儒之舊說其顯證矣正居鵠外故中庸謂之正鵠猶獸侯之質居鵠外故荀子謂之質的鄭司裘注又方制之以爲準謂之鵠準南子注的射準也又射義發彼有的注云的謂所射之識皆由外及內之詞梓人張五采之侯則遠屬國鄭以賓射當之賓射之異在正不在鵠大射侯中皆一色之皮故但云皮侯賓射皮鵠之外有采正故特云五采之侯以別之此賓射之侯可以攷見者如此燕射異於大射賓射者大射賓射天子三侯射人云王以六耦射三侯下又是大射賓射同射虎熊豹之三侯不得以前三侯爲虎熊豹之侯明矣諸侯二侯五正三正二正之侯後三侯爲諸侯二侯云若王大射則以貍步張三侯卿大夫一侯士無大射而有賓射與卿大夫同一侯燕射則自尊及卑惟有一侯鄉射記凡侯天子熊侯諸侯麋侯大夫布侯虎豹士布侯鹿豕是也記又云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凡畫者丹質大射侯中全以皮爲之賓射皮鵠以外飾以五正燕射之鵠亦以皮爲之

鵠外之所飾不以五采而但有白有赤有丹謂之爲質天子熊侯麋鵠而外其質白諸侯麋侯棲鵠而外其質赤大夫士則變皮而畫之又去奇而耦之畫虎豹鹿豕以爲鵠其質丹凡者凡大夫士也大夫士畫獸異於天子諸侯之用皮故曰凡畫者丹質也質在鵠之外鵠亦謂之的故荀子勸學篇云質的張而弓矢至淮南子原道篇云先者則後者之弓矢質的也先質於的知質在鵠外矣梓人張獸侯則王以息燕鄭以燕射當之此燕射之侯可以攷見者如此自後鄭不從鄭仲師三侯爲虎熊豹之注而專取仲師正所射也一言釋三侯二侯一侯爲五正三正二正又誤釋白質赤質丹質之質爲采地於是正外鵠內質外的內之制不明而所謂三侯二侯一侯者一經之中或指虎

熊豹或指五正後儒愈說愈歧左右齟齬求其融貫全經而一無阻礙者難矣

釋萬舞

干戚舞謂之萬舞公羊宣八年何注云武王以萬人服天下民樂之故名孔穎達月令疏云商頌萬舞有奕蓋殷湯亦以萬人得天下夏小正係夏時之書亦云萬用入學其義未聞或謂禹以萬人以上治水故樂亦稱萬洪氏震煊云按竹書紀年帝舜十七年春二月入學初用萬則萬之爲舞又不自禹始矣儀徵阮侍郎說讀萬當如厲卽發揚蹈厲之義按干戚皆爲武舞文王世子春夏教干戈鄭君注云干戈萬舞象武也用動作之時學之動作與發揚蹈厲之義合則侍郎說是也炘按發揚蹈厲

大武之舞誠有之舜禹之干戚或未必然竊意千萬之萬本無正字借蟲名爲之說文爲蟲也从厹說文厹獸足蹂地也象形蓋因象其腹灼象其首首之兩角有雙毛捷然如人灼音拱說文手之形竦手也故名爲萬人舞干戚亦必灼手執之有似於萬之飛翔因以爲名周禮兵帗羽皇諸舞皆假物爲名不以人取義則萬人之說固非而蹈厲之義亦未有當也

釋槃

古人洒手謂之盥洒面謂之醊顧命作頮說文作沫內則作醊洒髮謂之沐洒身謂之浴洒足謂之洗承水者謂之槃說文有槃無盤儀禮皆作槃喪大記皆作盤槃或作盤槃者古字盤者今字也公食大夫禮小臣具槃匜在東堂下注云爲公盥既夕禮用器兩杅槃匜匜實于槃中南流注云此皆常用之器也杅盛湯漿槃匜盥器也流匜口也士虞禮匜水錯于槃中南流注云流匜吐水口也又云尸入門洗尸盥宗人授巾注云洗沃也沃尸盥者賓執事者也特牲禮尸盥匜水實于槃中尸入門左北面盥宗人授巾少牢禮小祝設槃匜與簞巾于西階東尸入門宗人奉槃東面于庭南一宗人奉匜水西面于槃東一宗人奉簞巾南面于槃北乃沃尸盥于槃上卒盥坐奠簞取巾興振之三以授尸坐取簞興以受尸巾古人盥手之用槃如是蓋盛水者謂之杅注水者謂之匜匜似羹魁以挹水於杅柄中有道可以注水謂之流先錯匜于槃中使人奉之尊者就槃盥手奉匜者以流注水於手奉槃者自下承之盥水悉注於槃盥卒又授巾拭

之若是者謂之盥槃其沐浴之槃則士喪禮及喪大記所記特詳士喪禮始死新盆槃注云盆以盛水槃承溼濯又曰沐巾一浴巾二皆用綌於笲櫛於簞浴衣於篋又曰外御受沐入乃沐櫛挋用巾浴用巾挋用浴衣喪大記君沐粱大夫沐稷士沐粱管人授御者沐沐用瓦盤挋用巾二人浴浴水用盆沃水用料浴用絺巾挋用浴衣古人沐浴之盤如是蓋沐浴之盆猶盥之杼沐浴之料猶盥之挋沐浴之盤亦猶盥之槃盛水於盆中以料挹取料與斗通詩云維北有斗料亦有柄說文杓有斗不可以挹酒漿料柄也可注水而沃於身下承以盤若是者謂之沐浴之槃分言之洒手曰盥洒面曰醌通言之則面亦可曰盥內則雞初鳴子婦及男女未冠笄者與凡內外咸盥漱豈有早起盥手漱口而不洒面者乎又曰長者奉槃少者奉水請沃盥又焉有父母早起盥手而不洒面者乎淮南子曰窺面於槃謂盥面之槃也至云其開面垢則燂潘請醌猶今人之飯後洒面或不時洒面不在每日早起之數少儀云日五盥又云五日則燂湯請浴三日具沐足垢燂湯請洗皆非日日之事故約略計之大學所載湯盤即盥槃舊注釋以沐浴之盤朱子因而不改蓋未嘗深加攷核也大戴禮有武王盥槃之銘尤足徵湯之所銘斷爲盥槃無疑

釋二耜爲耦

攷工記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畎注云古者耜一金兩人併發之併發即竝發說文併竝也竝併也其壟中曰畎正義云二耜爲耦者二人各執一耜若長沮桀溺耦而耕此兩人耕

爲耦炘按如注疏之說則周時有牛耕矣蓋耒耜之用前必有引繩而輓之者後必有執耒而推之者始能發土爲畛耜五寸二人各執一耜左右並發謂之二耜爲耦又謂之耦而耕則前之引而輓者非牛乎若前一人輓之後一人執之則二耜當用四人而長沮桀溺而外復有二人矣古皆以二人相並爲耦於射禮可攷也蓋牛耕實不起於漢世山海經后稷之孫叔均始作牛耕郭景純傳云始用牛犁也說文犁作黎耕也古人名字相配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冉耕字伯牛司馬耕字子牛論語司馬牛孔注司馬犁也犁訓耕耕又訓犁然則司馬犁卽司馬耕月令季冬之月出土牛又曰命農計耦耕事脩耒耜誰謂古者不以牛耕乎觀於二耜爲耦爲二人並耕則引而輓之者必有牛無疑

矣

釋正月之吉　月吉

周禮太宰大司徒鄉大夫州長大司馬大司寇布憲皆言正月之吉鄭君以周正朔日解之族師月吉鄭君以每月朔日解之詩小明二月初吉毛公亦以朔日解之論語吉月孔安國亦以月朔解之此自來相傳之古訓也吉訓善說文吉善也不訓始然亦有始義爾雅元始也元又訓善故天子之善士名元士賈逵左傳八年注元善也元訓始亦訓善則吉訓善亦可訓始故凡始月始日皆以吉名之所謂吉人爲善惟日不足此履端於始尤其爲善之初先王以善勖人之意蓋如此至於古者有卜日筮日之禮龜筮從則告吉士冠禮令月吉日又云吉月令辰月令

季春之月擇吉日大合樂皆訓吉爲善謂最善之月日協於休祥之吉學者分別觀之其取義各有當不得概以吉爲善不以吉爲始并周禮論語而一以善解之也周禮布令觀象皆於正月朔日及每月朔日行事有一定之月日故百官易於奉行庶民易於取法若謂待吉而後行近於後世日者之術先王布政大典當不若是之怪誕而煩冗矣吉日吉月爲始日始月故凡始皆可謂之吉立春爲春之始日周語先立春九日太史告稷曰自今至於初吉陽氣俱蒸土膏其動稷以告王曰距今九日土其俱動是以立春之日爲初吉謂初春之始日韋注以二月朔日解之亦非也又有一經之中元訓始又訓善者月令孟春之月天子乃以元日祈穀於上帝祈穀用上辛辛屬干故曰日上辛辛日之始故曰元日此元日謂上辛是元訓始也又曰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躬耕帝藉注云元辰蓋郊後吉亥（从阮校本）耕事用亥亥屬支故曰辰擇亥之善日而耕故曰擇元辰此元辰用吉亥則元又訓善也一字每兼數訓取義各別烏可以周禮論語之月吉吉月與儀禮之吉月吉日相提並論乎劉氏端臨以論語吉月爲告月既輕改經字王氏引之又以周禮正月之吉月吉爲善日使先王布政觀象之大典游移而無一定之日則其所失者又不僅違背先儒之舊解矣

釋士昏禮雖無娣媵先

士昏禮婦饋舅姑饋于房中媵御餕姑酳之雖無娣媵先注云古者嫁女必娣姪從之謂之媵姪兄之子娣女弟也娣

尊姪卑若或無娣猶先媵客之也炘謂不然士娶一妻一妾本無娣也何若或之云乎此經言士之禮雖無娣媵必先於御以媵從婦家來非夫家之御可比不得以御先媵而卑視之也古者娶婦自諸侯以下皆備娣姪春秋成十年齊人來媵公羊傳曰三國來媵非禮也何氏解詁云唯天子娶十二女莊十九年公子結媵陳人之婦於鄄公羊傳曰媵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姪者何兄之子也娣者何弟也諸侯壹聘九女杜氏春秋釋例云古者諸侯之娶嫡夫人及左右媵各有姪娣皆同姓之國國三人凡九女此天子諸侯姪娣之數略見於傳注者也大夫士媵數多寡無明文惟白虎通義臚列甚詳其嫁娶篇云天子諸侯一娶九女何重國廣繼嗣也娶九女亦足以成君施也九而無子百亦無益也王度記云天子一娶九女春秋公羊傳曰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或曰天子娶十二女按何氏解詁本此法天十有二月萬物必生也卿大夫一妻二妾者何尊賢重繼嗣也不備姪娣何北面之勢不足盡人骨肉之親士一妻一妾何下卿大夫也然則卿大夫且不備姪娣何有於士卿大夫雖一娶三女或以二娣媵之白虎通義言諸侯不娶兩娣何博異氣也或以二姪媵之左傳臧宣叔娶於鑄生賈及而死繼室以其姪生紇備士則但有姪無娣故此經云雖無娣媵先也曲禮曰大夫不名家相長妾有長則有卑是大夫有二妾士無二妾可知喪服總麻章貴臣貴妾注云此謂公士大夫之君也殊其臣妾貴賤而爲之服天子諸侯降其臣妾無服士卑無臣則士妾又賤不

足殊按士本無二妾是大夫有二妾始分貴賤士一妾無貴賤
之可分喪服小記所謂士妾有子則爲之緦無子則已者是也
難者曰士昏禮言女從者畢矜元則非一人似士亦有姪娣矣
按女從者謂送女之人不必定是姪娣昏禮勇姑饗婦以後勇
饗送者以一獻之禮酬以束錦姑饗婦人送者酬以束錦是也
以此坊民民猶厚於色而薄於德白虎通義之言合之雖無娣
媵先之經爲確不可易云

釋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

昏義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
妻以聽天下之內治以明章婦順故天下內和而家理天子立
六宮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以
明章天下之男教故外和而國順注云三夫人以下百二十人
周制也三公以下百二十人似夏時也疏謂不然古者天子一
娶十二女安得有百二十人之多昏義侈言后職以敵天子其
實治內之官何可與治外之官相匹徒爲後世多慾之君資其
口實耳無論天子百二十官未必似夏時即后所立之百二十
人亦顯與周禮違背天官序官無三夫人豈惟序官無三夫人
嬪贊九嬪之禮事內小臣相九嬪之禮事內司服凡祭祀賓客
其后及九嬪之衣服追師掌王后之首飾爲九嬪及外內婦之
首服皆不及三夫人不比三公雖不見序官而見于諸職者尙多也九嬪而下世婦女御俱不著
其數先王杜漸防微之意至深且遠何嘗有二十七八八十一
人之多鄭注天官序官云不言數者君子不苟於色有婦德者
充之無則闕最爲精確而此注又云此周制也其自相矛盾也

甚矣尤有異者鄭注九嬪設爲九九而御之法云凡羣妃御見之法月與后妃其象也卑者宜先尊者宜後女御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亦十五日而徧望後反之效之經傳未見所出又於內則五日之御設爲諸侯夕御之法云五日一御諸侯制也諸侯娶九女姪娣兩兩而御則三日也次兩媵則四日也次夫人則五日也求之經傳亦無明文夫婦人四德以貞專爲貴旅見可也旅御不可也男子百行自社席而始節之猶慮其或踈縱之將伊於何底先王修身齊家之道當不其然竊意昏義所紀不盡七十子之徵言未可依據內則五日之御是言君子養身之道以是爲期耳後世氣運漸衰稟質愈薄董子曰君子甚愛氣而謹遊於房是故新壯者十日而一遊中年者倍新壯始衰者倍中年中衰者倍始衰大衰者以月當新壯之日而上與天地同節矣旨哉斯言不獨士君子之所當取法也

釋君子大牢而祭謂之禮匹士大牢而祭謂之禮器君子大牢而祭謂之禮匹士大牢而祭謂之攘注云君子謂大夫以上疏云大夫常祭少牢遣奠及卒哭祔用大牢士常祭特豚遣奠卒哭祔加一等少牢炰謂非注意也經典中所載如少牢饋食禮特牲饋食禮皆大夫用少牢士用特豚是以大戴禮曾子天圓篇云大夫之祭牲羊曰少牢士之祭牲特豕曰饋食是也少牢禮鄭目錄云諸侯之卿大夫祭其祖禰於廟之禮特牲禮目錄云謂諸侯之士祭祖禰非天子之士盧景宣注

大戴禮諸侯祭牲大牢云天子之大夫亦太牢注大夫祭牲少牢云天子之士亦少牢與鄭目錄互相發明朱子疑大戴亦鄭注蓋謂其精核似之也曲禮曰天子以犧牛諸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士以羊豕文承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士祭其先之下明謂天子之大夫用索牛天子之士用羊豕也又曲禮云凡家造祭器爲先犧賦爲次亦大夫得用牛之證楚語載觀射父對平王曰諸侯舉以特牛祀以太牢卿舉以少牢祀以特牛則大夫用牛楚語又可徵也遣奠卒哭祔皆喪禮之祭非四時正祭鄭此經注但云君子謂大夫以上不分別天子之大夫士者因已見於少牢特牲兩目錄矣

釋廟主制度

伊川先生云作主用栗取法於時日月辰趺方四寸象歲之四時高尺有二寸象十二月身博三十分象月之日厚十二分象日之辰身趺皆厚一寸二分剡上五分爲圓首寸之下勒前爲頷而判之一居前二居後前四分陷中長六寸闊一寸合之植於趺身去趺上一尺八分竅其旁以通中如身厚三之一謂圓徑四寸居二分之上謂在七寸二分之上粉塗其前以書屬稱旁題主祀之名朱子家禮遵用其式又江都集禮載晉安昌公荀氏祠制云祭版皆正長一尺二寸博四寸五分厚五分八分大書云云程子主式之長與之同而博厚不同三代廟主經傳俱不言其制度然先儒注解與後世之主絕異曲禮下疏引白虎通曰主方尺或曰尺二寸公羊文二年何休解詁云主狀正方穿中央達四

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左傳昭十八年疏引衞次仲云右圭八寸左圭七寸廣厚三寸穿中央達四方山海中山經又云桑封者桑圭也方其下鋭其上而中穿之加金據此數說古圭中穿似碑之制尚書故實古碑皆有圓孔後世德政碑亦作圓孔其正方加金似方明設玉之制觀禮方明者本也方四尺設六玉注云設玉者刻其木而著之公羊疏引禮士虞記云桑圭不文吉圭皆刻而謚之然則古圭之題識皆刻之於木又異於後世之書粉板矣

仁和葉維幹
上海范本禮校

學禮管釋十四

釋別子爲祖

當塗夏炘心伯著

大傳別子爲祖鄭注云別子謂宗子若始來在此國者後世以爲祖也可謂簡而確矣陳用之於二者之外忽益一爲三謂起自民庶而致位卿大夫者亦從別子之義陳雲莊因之竊以爲非也古者諸侯奪宗大夫不奪宗白虎通曰諸侯世世傳子孫故奪宗大夫不傳子孫故不奪宗喪服傳曰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不得禰先君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不得祖諸侯此自卑別於尊者也若公子之子孫有封爲國君者則世世祖是人也不祖公子此自尊別於卑者也是諸侯奪宗之說也大傳云別

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
遷之宗內則曰適子庶子祇事宗子宗婦雖貴富不敢以貴富
入宗子之家雖衆車徒舍於外以寡約入曾子問曰宗子爲士
庶子爲大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祝
曰孝子某爲介子某薦其常事是大夫不奪宗之說也諸侯之
弟別於諸侯固當爲後世之始祖他國來遷別於本國而爲此
地之始祖亦當奉爲別子至於崛起爲卿大夫者遂奉爲別子
而爲後世之始祖是與後世有封爲國君者則世世祖是人不
祖公子一例顯背大夫不奪宗之義非所以尊水源而敦木本
也或者不察反以爲能補鄭氏之所未備過矣

鄭王制注云大夫太祖謂別子始爵者大傳曰別子爲祖謂此

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後人據此注遂謂起自民庶而致位卿
大夫者亦爲別子非也鄭注喪服小記云別子諸侯之庶子別
爲後世爲始祖也乃專指公子而言及注大傳又通其例於始
來此國者如春秋之世陳敬仲自陳來齊遂爲田氏之始祖是
也王制大夫有太祖之廟鄭以別子當之其云別子始爵者即
大傳所云君命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適者謂始受爵
命爲士大夫也下云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謂他國之人始居
此國君命爲卿大夫如齊敬仲之類亦可爲始祖王制之注與
大傳之注互相發明非王制之注於始來此國之外又添出起
自民庶致位卿大夫一種人亦得爲別子也疏不得其意謂非
別子始爵者有三種一是別子初雖身爲大夫中間廢退至遠

世子孫始得爲命則以爲太祖別子不得爲太祖二是別子及
子孫不得爲命者後世始得爲命自得爲太祖三是全非諸侯
子孫異姓爲大夫者及他國之臣初來仕爲大夫者亦得爲太
祖後說可通前二說紕繆不意後儒反據爲口實於鄭注之外
又益以起自民庶致位卿大夫遂得上奪其始遷之宗也

釋公子有宗道

大傳云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
有五世則遷之宗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朱子曰之所自出
無其文至作四字疑衍注中亦
疏時方誤耳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尊
祖故敬宗敬宗尊祖之義也以上專論大夫士大宗小宗之義
此別子不專指公子他國有始來在此國者亦爲別子鄭注是

也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有無宗亦莫之宗
者公子是也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公爲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
士大夫之適者公子之宗道也以上專論公子有宗道之義公
子只可謂之別子至五世以後始有大宗小宗之名有大宗則
必有小宗有小宗則必其宗一大宗已爲大宗小宗而後族人
宗之未有有大宗而無小宗有小宗而無大宗有無宗亦莫之
宗者惟公子有此三者故曰公子是也公子雖無大宗小宗之
名然實爲宗法之所自起故曰公子有宗道其所以有宗道者
公子之君命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適者乃公子之
宗道也上三項宗法之異實由此以生故鄭注不釋於上節而
釋於此節職是故耳先君之適長子爲君其庶子別於國君而

爲別子或二人或三四人君命其同母庶弟一人爲之宗而羣
公子奉以爲大宗斯時尙無小宗故曰有大宗而無小宗假令
君無同母弟命其庶弟一人爲之小宗而羣庶弟宗之是爲有
小宗而無大宗假令祇有庶弟一人此別子不敢宗君而又無
人宗已是爲有無宗亦莫之宗此宗子之宗道生於君命士大
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適者故反覆以公子申明之注云公
子不得宗君命適昆弟爲之宗使之宗之是公子之宗道也
所宗者適則如大宗死爲之齊衰九月其母則小君也爲其妻
齊衰三月無適而宗庶則如小宗死爲之大功九月其母妻無
服公子唯已而已則無所宗亦莫之宗可謂質確不易矣後人
說經者以魯三桓鄭七穆衰世之公子比例疑於別子之各爲
祖而不相宗誤甚

釋大宗小宗祭法

大宗主祭別子四小宗主祭高曾祖禰士二廟僅及祖禰大
夫三廟僅上及曾祖凡別子之祭繼別之大宗主之高祖之
祭繼高祖之小宗主之此大宗小宗雖爲大夫士皆不得爲
別子高祖立廟注疏家動以廟釋之崔靈恩謂庶子寄立廟
於宗子之家求之於經實無所見茲條釋之如左

曾子問曰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可以祭乎孔子曰
祭哉請問其祭如之何孔子曰望墓而爲壇以時祭若宗子死
告於墓而后祭於家注云不祭於廟無爵者瞭
於家容無廟也炘按鄭爲騎牆之見其實大夫
辟正主言祭
只有三廟上

不及高祖何論別子凡繼別之大宗及繼高祖之小宗大夫適士爲壇祭之庶士祭於寢是以經言宗子之祭從無言祭於廟者鄭釋祭於家爲容無廟是亦疑宗子之不必有廟也要之經言宗子之祭於家此外尚多皆足爲無廟之證曾子問曰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則是亦無廟也又曾子問凡殤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當室之白尊於東房是謂陽厭觀祭殤無廟而曰祭於家益知前二條之言祭於家爲無廟也審矣

王制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孔穎達云此據諸侯之子始爲卿大夫謂之別子者也非諸侯之子孫異姓爲大夫者及他國之臣初來仕爲大夫者亦得爲太祖炘按疏專以

卿大夫言謂太祖之廟卽別子不知大傳云公子之公爲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適者是別子不皆爲大夫雖士亦可爲別子士二廟至祖而止焉得有太祖之廟乎是繼別之大宗主別子之祭皆不必爲別子立太廟僭天子諸侯之制明矣惟天子諸侯而後有太祖子夏喪服傳及大傳言之甚明王制之云乃周末僭越之制不可以爲訓也

繼高祖之小宗雖爲大夫三世之內高祖有廟至四世則祧矣五世之內皆宗其繼高祖者爲小宗此高祖之祭繼高祖之適子主之但主其祭不得立廟而祭之高祖然別子何獨不然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崔靈恩遂謂寄立廟於宗子之家非也古者大功同財庶子雖爲大夫得立三廟同曾祖之宗子主其

祭不必別立廟於宗子之家若繼高祖之小宗與繼別子之大宗宗子既爲士則爲大夫之庶子供上牲於宗子之家祭之辭曰孝子某爲介子某薦其常事是也其餘同曾祖同祖同禰之祭則同財者同祭三小宗之宗子主之不必供上牲以祭其辭亦曰孝子某爲介子某薦其常事而已

觀小宗之祭上及高祖則知程子祭必及高祖之說爲確觀大宗之祭上及別子則知程子冬至祭始祖之說亦不爲僭廟制不得過三過二過一者義之嚴祭可以及高祖并始祖者情之通二者固並行而不悖也

小記云庶子不祭祖者明其宗也庶子不祭禰者明其宗也古者大功同財已爲曾祖及祖之庶子則繼曾祖繼祖之宗子主其祭故曰庶子不祭祖者明其宗也已爲父之庶子則父之適子主其祭故曰庶子不祭禰者明其宗也大傳總之以庶子不祭明其宗也其言簡而該矣至於同高祖者則繼高祖之小宗主其祭同別子者則繼別子之大宗主其祭此宗子之家是何也不同財則不同子爲大夫則供上牲以祭於宗子之家是何也不同財則不同祭矣其與不祭祖不祭禰之同財者迥別

小記云妾祔於妾祖姑亡無也則中閒也一以上而祔方氏慤謂凡祔以廟爲正故言祔廟則不言廟然則高祖有廟明矣炘按祔者祔食也有廟者祭於廟而祔食無廟者從於祭而祔食卽如記言妾祖姑豈妾亦有廟乎穀梁傳曰禮庶子爲君爲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非士大夫之所宜據此記而謂士大夫之祭上及高祖可也謂高祖亦有廟不有廟之文

可也

詩于以奠之宗室牖下毛傳宗室大宗之廟也然則別子有廟明矣炘按昏義云五廟之孫祖廟未毀教於公宮祖廟既毀教於宗室教成祭之是與大宗共祖廟者教成而祭於禰廟與大宗共祖廟者教成而祭於祖廟大宗如爲大夫得立三廟則教成之祭在曾祖廟可知故曰宗室大宗之廟也必以是證別子爲太祖不遷之廟則鑿矣

後世祠堂之建奉始遷祖爲始祖而百世不毀於禮不亦戾乎不知後世宗法不行又鮮世祿世官之制以祠堂奉始祖百世不遷是亦亡於禮者之禮不得以古人之法相訾議也

釋九夏樂章

九夏皆門庭之樂也周禮大司樂王出入則令奏肆夏昭夏出入謂出門入門也樂師教樂儀行以肆夏趨以采薺車亦如之注云教樂儀教王以樂出入於大寢朝廷之儀爾雅曰堂上謂之行門外謂之趨然則王出既服至堂而肆夏作謂作于庭出路門而采薺作其反入至應門路門亦如之此謂步迎賓客王如有車出之事登車於大寢西階之前反降於阼階之前尚書傳曰天子將出撞黃鍾之鍾右五鍾皆應入則撞蕤賓之鍾左五鍾皆應太師於是奏樂仲尼燕居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興正義云縣興金作也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又曰入門而金作見情也郊特牲賓入大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儀禮燕禮記若以樂納賓則賓及庭奏肆

夏大射儀擯者納賓賓及庭奏肆夏卿飲酒禮賓出奏陔注曰陔陔夏也陔之言戒也終日燕飲酒罷以陔爲節明無失禮也鄉射禮賓興樂正命奏陔賓降及階陔作賓出衆賓皆出燕禮賓醉北面坐取其薦脯以降奏陔遂出大射儀同又大射儀公入驁注曰驁夏亦樂章也以鍾鼓奏之其詩今亡此公出而言入者射宮在郊以將還爲入燕不驁者於路寢無出入也納夏章夏齊夏族夏於經無所見杜子春云四方賓來奏納夏臣有功奏章夏夫人祭奏齊夏族人侍奏族夏未知其審以王夏肆夏昭夏祴夏驁夏例之斷爲門庭之樂無疑鄭詩譜謂天子享元侯歌肆夏竟以肆夏爲堂上升歌之樂誤矣

九夏之篇章無可考鄭氏以爲載在樂章樂崩亦從而亡最得其實惟杜子春引呂叔玉云肆夏繁遏渠皆周頌也肆夏時邁也繁遏渠思文也康成信其說以爲九夏皆詩篇名頌之族類故以九夏爲歌詩其注鍾師一則曰樂之大歌有九再則曰此歌之大者於是詩譜推衍篇章謂天子享元侯歌肆夏不知鍾師明云以鍾鼓奏九夏豈是歌詩凡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堂上之樂只有琴瑟安得有鍾鼓且頌尊於大小雅豈有以頌之尊而奏於王出入尸出入賓入門賓出門之庭階乎天子與大國之君燕升歌頌而小國諸侯不得與焉豈有鄉飲鄉射禮以士大夫之卑而賓出奏陔乎然則杜呂二君之以肆夏爲周頌誤矣

鍾師職云以鍾鼓奏九夏注云先擊鍾後擊鼓鄉飲酒奏陔注

云周禮鍾師以鍾鼓奏九夏是奏陔夏則有鍾鼓矣鍾鼓者天子諸侯備用之大夫士鼓而已燕禮賜鍾人者鍾師掌以鍾鼓奏九夏今奏陔以節已用賜脯以報之其根據確鑿如此乃忽於燕禮記又注云肆夏樂章也今亡以鍾鑮播之鼓磬應之所謂金奏也按鑮與鍾配播鍾必播鑮可知磬與笙配不與鼓配鄉飲禮云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郝氏敬曰堂下之樂笙爲主磬亦在堂下樂即笙磬斯爲的解矣鍾師明云以鍾鼓奏九夏則九夏之無磬明甚鄭君燕禮記注未得爲定論也

釋鍾磬堵肆

周禮小胥職云凡縣鍾磬半爲堵全爲肆鄭君云鍾磬者編縣之二八十六枚而在一虡謂之堵鍾一堵磬一堵謂之肆半之者謂諸侯之卿大夫士也諸侯之卿大夫半天子之卿大夫西縣鍾東縣磬士亦半天子之士縣磬而已考大射儀樂人宿縣于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鍾其南鑮皆南陳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鍾其南鑮皆南陳一建鼓在西階之東南面注言面者國君於其羣臣備三面爾無鍾磬有鼓而已其爲諸侯則軒縣此諸侯軒縣三面去南面其形曲故成二年左傳云請曲縣繁纓以朝鍾磬俱有全爲肆之的證也左傳襄十一年鄭賂晉侯歌鍾二肆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案二肆爲判縣之制以半賜絳絳分之爲左右故云始有金石之樂此諸侯卿大夫判縣西鍾東磬半爲堵之的證也鄉飲禮磬階間縮霤鄭君云大夫而特縣賓鄉人之賢者從士禮也

此諸侯之士特縣無鍾有磬半爲堵之的證也鄭注之與經傳悉合如此乃後儒猶紛紛指駁而敖氏繼公之辨尤爲近理講經家翕然從之敖氏之言曰凡士之樂皆得縣鍾與磬鍾師職掌以鍾鼓奏九夏鄉飲鄉射皆賓出奏陔陔夏金奏之一然則士有鍾磬鑮鼓明矣案大射笙鍾頌鍾與鑮俱陳磬南鄉飲記磬階間繪靈經云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是磬南無鍾鑮明矣至於賓出奏陔鄭君明云天子諸侯以鍾鼓大夫士鼓而已何必以是難鄭氏哉猶之凡射王奏騶虞諸侯奏貍首大夫奏采蘋士奏采蘩皆在鍾師職內是王與諸侯卿大夫士燕射以鍾鼓歌此四詩而鄉飲酒歌騶虞采蘋有鼓無鍾故鄭注不鼓不釋云鄉射之鼓五節歌五終不與鼓節相應不釋算也此又天

子諸侯用鍾鼓大夫士僅用鼓之一證也

又案鄭氏云卿大夫鍾磬各一堵士有磬無鍾證之於經精確不易惟諸侯之卿大夫半天子之卿大夫於經無所考或鄭氏別有所本未可知也炘意鍾磬之縣人君用全人臣用半似於諸經爲合存之以質通才

釋以國服爲之息

泉府之職有三曰買曰賒曰貸買賒皆從官言之故曰買者賒者貸則從民言之故曰凡民之貸者周禮立文分別劃然先鄭以貸爲從官借本與買賒無別後世計臣遂援爲口實矣泉府職云掌以市之征布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以其賈價向買之物楬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買者買者各從其抵注云抵此故價也

買者謂買於官者官斂滯物而待民之急民有急而來買者只取其故價不加贏焉忠厚之至也又云凡賒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此賒者亦謂賒於官者民有祭祀喪紀之急從官貰買滯物旬日三月之限卽以故價償官亦忠厚待民之至其所以利民者大矣下又云凡民之貸者與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爲之息此不直云貸者而曰凡民之貸者變文見義則貸者非貸於官乃民之自相貸故曰凡民之貸者也民貸於民泉府辨授以國服爲之息者所以防苛刻禁重利也有司卽上文國人郊人從其有司之有司服字書訓習又訓行國所習行謂舊俗也有司民之所屬地近而情親凡貸於人與貸人者素所熟習故泉府辨其貨物定價而授必與有司共之息之多寡各有舊俗不得增加皆便民之政也經云凡民之貸者則貸屬民不屬官與上文之買者賒者迥別是以司市職云以泉府同貨而斂賒其不及貸者以官本無貸也官之於民民不足則官頒粟以助之民有餘則官斂民而藏之旅師所謂凡用粟春頒而秋斂之是也豈有貸民取息之事哉

釋跣上

古人跣足著屨脫屨卽跣無所謂韈也韈之名僅左傳一見禮經未之有也少儀云凡祭於室中堂上無跣特牲少牢上虞燕禮俱不脫屨則有之按燕禮司正請安賓卿大夫皆脫屨升就席是古人脫屨卽跣無所爲韈也內則子事父母偪屨著綦偪卽詩所謂邪幅漢所謂行縢今俗所謂裹腿以布纏足跗而上達於膝見孔穎達

禮疏以偪束其脛也偪訖卽屨屨訖卽著綦其言敘次甚明猶上文盥漱櫛纚笄總拂髦冠緌纓端韠紳搢笏同一依次順敘法是古人跣足著屨無所爲韈也蓋古人行與立必著屨惟坐則脫屨曲禮所謂戶外有二屨毋踐屨屨不上於堂皆燕坐脫屨之證脫屨卽跣所謂晉悼公跣而出是也侍飲於君及與君燕尙歡心故亦脫屨士相見禮若君賜之爵升席卒爵退坐取屨隱辟而後屨燕禮卿大夫皆脫屨是也脫屨卽跣少儀所謂燕則有之又趙盾侍君宴遂跣以下是也今左傳跣作扶服虔本作跣至春秋末韈之制漸興於是屨雖脫尙不爲跣必襪韈乃爲跣自哀二十五年左傳褚師聲子韈而登席一事後儒紛紛不定而古人跣足著屨脫屨卽跣之制因以不明矣

又案深衣篇云短無見膚如屨之上有韈卽不得見膚惟無襪乃慮其見膚故深衣之短以蔽膚爲度也此又一證

釋跣中

或據康成邪幅在下纕云偪束其脛自足至膝故曰在下遂謂古人之足本有偪纏束雖脫屨而跣不至如今之赤足非也說文跣足親地也書曰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是古人之跣卽今之赤足孔穎達申箋云足卽腳跗最爲精細謂自腳跗至膝纏之以偪非并足而纏之也蓋古人有邪幅以蔽脛有屨以蔽足行禮之時拜跪揖讓裳衽旁開人得見其邪幅故詩歌之曰邪幅在下今高麗人猶不著韈但有邪幅其古之遺製與自韈之制大行於是史書言跣者不得僅曰脫屨必曰跣韈矣梁天監中尙書

參議清廟嚴崇既絕常禮凡有履行者應皆跣韈又古韈制初興時想亦不過短至足跗說文韈足衣也可證後人之制漸長韜足而上至於膝而著邪幅者又少矣此皆可以推驗而知者也

釋跣下

古今之禮有相變而相反者如古人燕坐脫屨所以爲安故鄉飲酒燕禮司正請安賓賓皆脫屨至於朝祭主敬則不脫屨雖祭之尸坐亦不脫屨士虞記尸坐不脫屨注云侍神不敢燕惰是也又古人行與立皆著屨此其常也惟喪禮則脫屨是以喪禮始死以後未成服以前哭踊拜賓送賓迎君於大門外無不徒跣徒空也謂空無屨而跣也所以示變也後世朝祭皆尙跣漢惟蕭何劍履上殿宋志南郊皇帝至南郊脫舄升壇入廟脫舄升殿梁天監中尙書參議清廟崇嚴既絕常禮凡有履行者應皆跣韈是古人以爲安者後世以爲敬古人以爲凶者後世以爲吉其變而相反如此又案漢文帝紀自當給喪事服臨者皆無踐孟康曰踐跣也晉灼曰漢語作跣跣徒跣也是喪禮之不徒跣自文帝始也

釋每門止一相

司儀諸公相爲賓每門止一相及廟惟上相入注云相謂主君擯者及賓之介也又諸公之臣相爲國客每門止一相及門惟君相入注云惟君相入客臣也相不入矣果爾則兩君相見惟上擯上介得入廟門大夫行聘惟君之上擯得入廟門聘禮明云介皆入門左北面西上何兩經之不合若是攷之聘禮言相皆指擯者而言無有以介爲相者如擯者進相幣擯者立於闑外以相拜是也然則

司儀每門止一相專謂君之擯者也諸侯相朝之禮不可考而聘禮則分明可據廟中惟有上擯之位無承擯紹擯之位則承擯以下止於門外可知上介衆介有受幣受馬各自私覿之禮何能止而不入蓋主君迎賓大門內之時主國卿大夫如宰如士如宰夫等官皆入廟即位而俟衆擯無事故每門止一人而不入惟上擯近君相禮故別之曰君相以殊於衆相也君迎賓時廟中之臣不出及入廟時衆擯不入皆不以無事亂有事也

釋禫上

期之喪有二一十三月而畢一十五月而畢三年之喪亦有二一二十五月而畢一二十七月而畢十三月而畢者期喪之正數也十五月而畢者中月而加禫也二十七月而畢者三年喪之正數也雜記云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者謂期有禫者之加數也三年問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者謂三年喪之正數也士虞記云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中月而禫注云自喪至中凡二十七月者謂三年有禫者之加數也期與再期之喪至矣曷爲中月而禫也曰以情加也三年之喪有斬齊衰惟子爲父父沒爲母父母爲長子加禫二十七月而畢餘皆二十五月也期之喪有杖不杖惟父在爲母夫爲妻加禫十五月而畢餘皆十三月也自康成有二十七月之說而王肅難之後世徃徃袒王而駮鄭不知經所謂期之喪再期之喪十三月而練二十五月而畢者指期之正數也二十七月之說而王肅難之後世徃徃袒王而駮鄭不知

與三年喪之正數言也雜記所謂期十五月而禫士虞記所謂
中月而禫者指期與三年喪禫之加數言也鄭注明云喪至中
凡二十七月固未嘗以二十七月解三年喪之正數也喪小記
曰爲父母妻長子禫鄭注云目其所爲禫則其餘皆不禫可知
矣鄭注之精如此彼持二十五月之論者其亦可以不必矣

釋禫中

雜記云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鄭云此
父在爲母也而不及妻初讀之疑鄭注脫爲妻一條及讀小記
爲父母妻長子禫鄭注云目其所爲禫又宗子母在爲妻禫鄭
注云宗子之妻尊而後知鄭注之精確不可易也夫鄭君豈不
知爲妻有禫哉特以爲母之禫父在父沒皆有之爲妻之禫必

父母沒而後有之小記曰宗子母在爲妻禫明其餘母在皆爲
妻不禫也宗子有收族之道其妻爲族婦之所主故宗子燕族
于堂妻燕族婦于房先王制禮雖母在得伸禫者注所謂宗
子之妻尊是也其餘母在爲妻則概不禫非如子之于母無論
父在父沒皆得爲之禫也鄭君著其所必禫者略其有不禫者
讀爲父母妻長子禫之注知禫之不遍于妻讀宗子母在爲妻
禫之注知妻之不盡有禫二注互相足成以俟後人之隅反豈
鄭君眞忘爲妻禫一條哉

釋禫下

予作釋禫兩篇畢檢閻百詩喪服翼注論宗子母在爲妻禫一
條云姑不厭婦此自爲同宗男女宗子之母在則不爲宗子之

妻服補明一筆夫仍禫耳炘按閻說非也喪服傳明云宗子之母在則不爲宗子之妻服是姑得厭婦昭昭矣雜記云爲妻父母在不杖不稽顙母在不稽顙稽顙者其贈也拜安得謂之姑不厭婦乎蓋古者母與妻之喪有引妻而上等于母者父在爲母期爲妻亦期傳曰爲母何以期也曰母至親也爲妻何以期也曰妻至親也喪大記曰期終喪不食肉不飲酒父在爲母爲妻期居廬終喪不御于內者父在爲母爲妻推之杖也禫也稽顙也皆引妻而上等于母者也有母在而必厭其婦者雜記云母在不稽顙及此宗子母在爲妻禫明其餘母在皆不禫此母在而必降其妻者也有引與母等者因父在而伸伴合之親有必因母降者因父沒而明尊卑之義先王之制禮若是其精也

或又曰宗子之母在族人何以不爲宗子之妻服也曰此又一說也宗子之母固亦嘗合族食者也宗子有母在而族人不爲宗子之妻服者衆以明一尊之義宗子有母在而仍爲妻禫者姑不厭宗婦之尊並行而不悖焉故曰喪禮人道之至文者也

釋祔

鄭君之論祔也以主附於廟祔已主仍反於寢練而後奉主遷廟朱子答陸子靜書卽本之以爲說炘攷之經傳尙未盡然春秋文二年作僖公主左氏云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公羊云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穀梁云喪主於虞吉主於練據公穀之說是喪禮兩次作主矣左傳不云虞而作主而云祔而作主虞與祔接續爲之相去旬日之閒是虞主

祔主一也喪禮未葬以前奠而不祭因無尸也至虞則有尸矣卒哭以後祔死者於廟祔者迎尸而祔之未嘗有主也既祔以後始作桑主故曰祔而作主此主在殯宮孝子之祀祀於其主故曰特祀於主小祥以後則埋桑主而作栗主仍祀之於寢宮大祥以後主始遷廟大戴記諸侯遷廟一篇可攷也遷廟亦薦而不祀至四時之常祀既行而後祀之於廟所謂烝嘗禘於廟也祔主仍返於寢經傳未有明文似非喪事有進無退之義主不反於寢則虞祔以後凡薦即徹又非孝子不忍其親之心知祔之不必有主而作主在既祔之後而先王之禮得孝子之心安矣

曲禮措之廟立之主曰帝鄭以卒哭而祔祔而作主解之按公羊注引禮士虞記曰桑主不文吉主則刻而謚之稱帝必稱謚如文帝武帝之類孔穎達說似非虞主所宜有則仍作遷廟之栗主解可也

祔祭於廟或曰主仍返於寢自來論者紛紛徐氏乾學創爲祔仍於寢不於廟之說按禮於卒哭之後有饋尸之祭凡人有遠行曰饋祔不於廟仍在殯宮何饋之有足知徐說不可通饋者尸也祔者亦尸也饋無主則祔亦未必有主矣

禮大夫三廟適士二廟三廟者上及曾祖二廟者祖考而已小記曰士大夫不得祔於諸侯祔於諸祖姑妾祔於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以祔祔必以其昭

穆是祔有上及高祖者高祖無廟於何祔之又慈母與妾母不世祭也安得妾祖姑之廟而祔之此學者所以有祔在殯宮不在廟之說也按古人之主不常在廟中既祭則匱而藏之正廟之主各藏太室西壁之中遷廟之主於太祖太室北壁之中高堂隆議見祔及高祖者出高祖之主迎新死者之尸於曾祖之廟而祔之古者天子禘祭祭所自出之帝於始祖之廟又天子崩諸侯薨視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其證也妾雖無廟若妾子得爲其母築宮見穀梁傳而未必無主雜記主妾之喪則自祔至於練祥皆使其子主之有祔練祥則有主矣

祭尊於東房而祔於東西廂可也朱子語錄黃義剛問無後祔今人家無東西廂只祭於堂之兩邊秦氏蕙田曰室有東西廂曰廟東西廂亦廟也既曰祔廟則不在私室其或在東西廂與

禮無明文可以推類而知之祔於殯宮之說於經傳無所徵其不可明矣

遷主於廟之禮公穀俱屬之期年之練賈逵服虔則以三年爲斷斯說得之

斷朱子謂賈服之說合於人情攷大戴記諸侯遷廟禮君及從者皆元服練不當元服則遷廟以三年爲斷斯說得之

遷廟一篇新死者自殯宮遷於廟當遷者自舊廟遷於新廟皆用此禮其曰從至於廟雖殯宮亦稱廟注廟殯宮實不專指殯宮也不奉主而奉衣服者注不言奉主而稱奉衣服者主藏於石函以毀易祖考人神之所不忍名曰宗祏石函重大難奉以行君所奉以行者衣服而已凡祭祀主人有迎尸爰尸諸禮而於主無聞焉春官司巫祭祀則共匱主疏云以匱器盛主來向祭所是祭禮之主共自司巫而主

人不自其之曾子問曰祫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主出廟入廟必蹕是祫祭之主迎之於祢而主人不自迎之然則遷廟之主或亦祝與司巫遷之與且遷廟不立尸不祭主必祭而後設於尸右以是遷廟之禮不見奉主之文也

小記曰其妻爲大夫而卒而后其夫不爲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不易牲妻卒而后其夫爲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以大夫牲注云此謂始來仕無廟者無廟者不祔宗子去國乃以廟從先儒多疑其說竊意此祔非必指卒哭之祔古者夫婦合葬謂之祔則夫妻合食亦可謂之祔士虞記云吉祭猶未配然則既配祭之時夫婦合食其妻爲大夫而卒而后夫不爲大夫者則不易牲妻不爲大夫而卒而后夫爲大夫者則以大夫牲苟泥定卒哭之祔則不可解矣小記又云庶子不祭殤與無後者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此祔食亦謂常祭之合食非卒哭後之祔也可以類推

釋大夫爲其父母兄弟之未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士爲其父母兄弟之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

此記人所記乃末世之禮非先王之制不可以此而疑儀禮之喪服專爲士設也古者天子諸侯卿大夫有絕服降服而無異服絕之降之者尊尊則事多且尊者之族必蒂衍不得不絕且降以優尊者且以防失事也無異服者倫常之誼哀戚之情天子與庶人同也喪服一篇詳載五服之制不聞有貴賤上下之差斬衰章所列衰裳絰帶冠屨與士喪禮記同而爲父爲君諸

侯爲天子皆用之是天子諸侯卿大夫士無有異制明矣孔子曰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孟子曰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聖賢之言不可易矣末世人情益僞於是同一服也而尊卑之制漸至不同左傳齊晏桓子卒晏嬰麤縗斬苴絰帶杖菅屨食鬻居倚廬寢苫枕草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曰唯卿爲大夫禮斬衰唯而不對晏子之言蓋權詞也戰國滕定公薨文公問禮於孟子孟子答以諸侯之禮吾未之聞亦深以當時諸侯之禮爲非不欲顯言其失故答以未聞懇詞也然則此記所記父母之服有大夫士之不同非末世之禮與且所謂兄弟者何人也小功以下爲兄弟大夫於小功則降矣若昆弟之服素聞大夫與士異也鄭康成喪服目錄云

天子以下死而相喪衣服年月親疎隆殺之禮可謂精確不易至注雜記又云今大夫喪禮逾與士異者未得而備聞何其自相矛盾也且云大夫之服其父縷如三升半而三升不緝爲母五升縷而四升爲兄弟六升縷而五升由是差之以上至天子不將以期功之麻服父母乎宜乎服子愼王子雍諸儒莫不以爲非也

釋君臨臣喪

檀弓云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喪大記與士喪禮俱云巫止於門外祝代之與檀弓不合鄭注士喪禮云周禮男巫王弔則與祝前喪祝王弔則與巫前檀弓曰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以惡之所以異於生也皆天子之禮諸侯臨臣之喪則使

視代巫執苞居前下天子也竊以爲定論矣檀弓之言與周禮合喪大記之言與士喪禮合一爲天子之制一爲諸侯之制以經解經確不可易然鄭檀弓注云君聞大夫之喪去樂卒事而往未襲也其已襲則止巫去桃苞與士喪禮不合疏家強爲之解謂天子未襲而往巫祝桃苞並有諸侯未襲而往巫止門外惟祝執苞既襲而往則天子諸侯同止巫去桃苞證之於經殊爲不合案鄭檀弓注實誤當以士喪注爲是不必爲之回護考君臨卿大夫之喪無未襲而往之禮喪大記云君於大夫世婦大斂焉爲之賜則小斂焉於士既殯而往爲之賜大斂焉隱元年左傳云衆仲卒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杜注云禮卿佐之喪小斂大斂君皆親視之是君於卿視小斂於大夫視大斂於士視殯此其差也君至視小斂已極若云爲之賜則未襲而往喪大記疏則經傳未聞有是也且即未斂而往亦出君特恩不可援爲定制何得以巫祝桃苞爲未襲時事以止巫祝代爲既襲時事乎且鄭所據者公羊傳文今細繹之實無未襲而往之文傳曰君有事於廟聞大夫之喪去樂卒事謂去樂以卒祭祀也下云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大夫聞大夫之喪尸事畢而往若君聞大夫之喪卒事而往是以敵禮待臣矣鄭探下文而往之文謂去樂卒事而往殊失傳意鄭盖因檀弓柳莊一事附會其說如此後覺其非故喪禮注改之學者宗鄭說禮通其所可通而辨其所不可通斯爲善說禮者矣

釋復有林麓則虞人設階無林麓則狄人設階

此一經最易解據王與諸侯言也有林麓無林麓謂四郊也周禮夏采掌大喪以冕服復于大祖以乘車建綏復于四郊鄭君云求之王平生常所有事之處檀弓曰君復于小寢大寢小祖大祖庫門四郊鄭君云尊者求之備也是天子諸侯有復四郊之事虞人狄人皆天子諸侯之官雜記君喪虞人出卿大夫不聞有是官其四郊有林麓之所則使虞人設階虞人主林麓之官也其無林麓之所則使狄人設階狄人樂吏之賤給使令者也祭統狄者樂吏之賤孔氏喪大記疏云有林麓謂死者所封顧命狄設黼扆綴扆孔氏喪禮疏云有內有林麓無林麓謂官卑職小不合有林麓賈氏儀禮疏云有林麓謂君與夫人有國有采地者無林麓謂大夫士無采地者以上句屬諸侯以下句屬大夫士竊謂皆與經不合也

釋齋

佛家以不飲酒不食肉爲齋世俗遵用之古人齋必變食謂不食五葷非不飲酒食肉周禮王齋日三舉是其證前人論之詳矣然猶有疑三舉爲不舉者予更以喪禮之齋核之而知古人之齋斷非不食肉飲酒也士喪禮記云有疾疾者齋養者皆齋鄭注云正性情也適寢者不齋不居其室居必遷坐謂出燕寢居正寢遍考經典無疾者與養疾者不食肉不飲酒之文喪大記云有疾食肉飲酒射義云酒者所以養老也所以養病也是有疾者食肉飲酒之證曲禮云父母有疾食肉不至變味飲酒不至變貌是養疾者食肉飲酒之證士喪記同謂之齋然則古人之所謂齋者可知矣安得以後世之齋遂疑周禮三舉爲不舉哉

皇清經解續編卷九百七十九終

仁和葉維幹
上海范本禮校